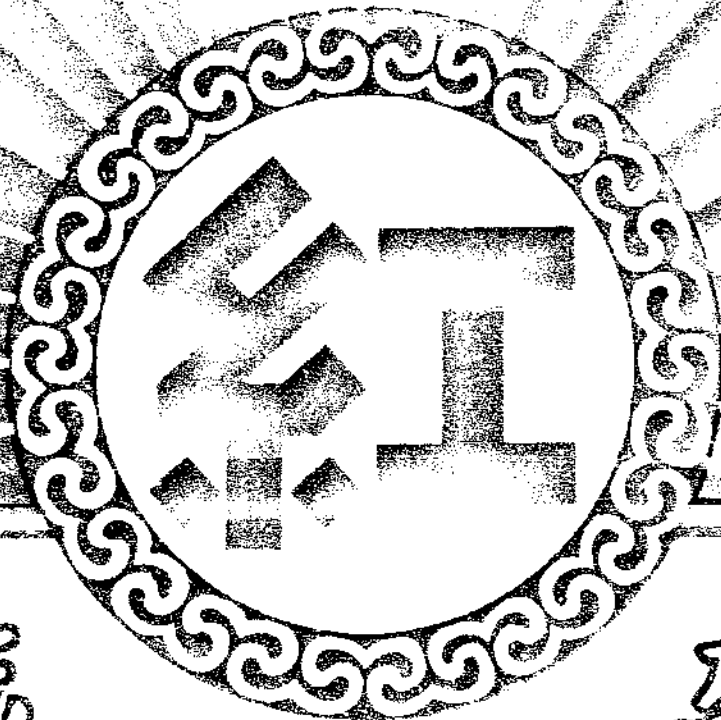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雜

期三廿卷二



行銷周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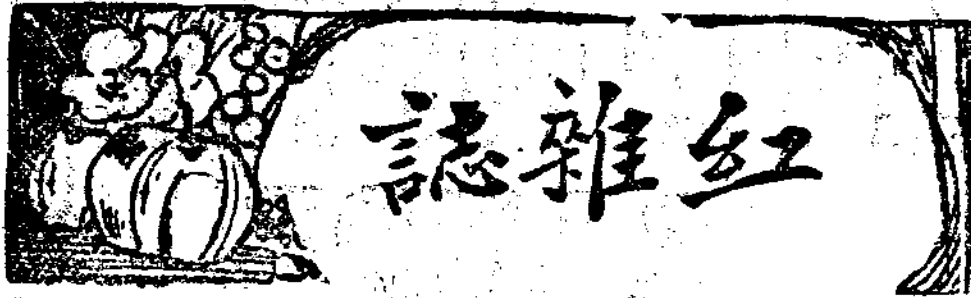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駐華英美烟公司
總經理





目次

第七十三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一日
陰歷癸亥十二月初五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別裁小小說

程瞻廬

臘梅女士傳

許瘦蝶

二美賞雪新開篇

朱楓隱

車廂中

沈禹鐘

情海片鱗

紙帳銅瓶室主

浪子解嘲

穎川秋水

失眠症

紅柳村人

剃頭

鄭逸梅

梅華致松竹二友書

朱楓隱

香唾

陶鳳子

伊字代表女性之懷疑

程瞻廬





目次

耕綠庵殘筆..... 戚飯牛

飲露續錄..... 胡寄塵

呵呵小錄..... 鄭逸梅

嫁後之懺悔..... 程瞻廬

嫁後的第一節..... 徐卓呆

後嫁的貞女..... 許太和

嫁後兩年中..... 蔣吟秋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不肖生

第二十七回 光明婢夜走桂林道 智遠僧小飲岳陽樓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七十三回 查省三窮途懷蕩女 姚仲渠詐死嚇洋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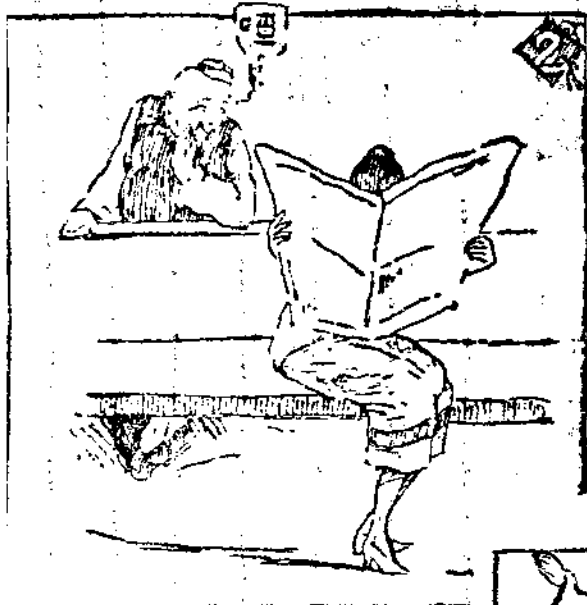


南京圖書館藏

背後的倩影



一、某甲年逾知命。色心
 稠重。一日遊公園。見
 一女郎正背坐閱報。
 芳艷豔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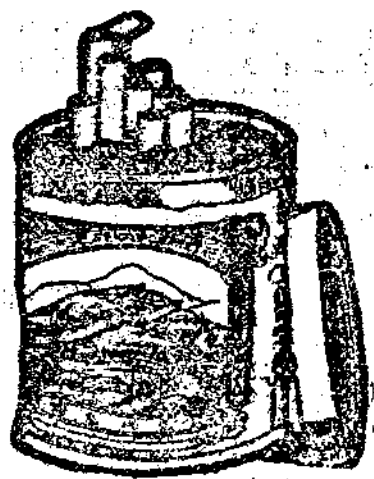


二、因躡足至女郎側。低呼曰。
 噫！

三、女郎聞聲回顧。則面目猙
 醜之母夜叉也。某甲出意
 外。驚躍丈許。

高 等 國 貨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食後 胃腕 屢覺 不舒 痛苦 異常 且欲 嘔吐

胃不消化 肚腹絞痛
王棧南君就醫乏效及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始獲全愈



王棧南君
由症等吐嘔化消不胃患所君王
愈治丸補色紅生醫大士廉韋

致各症之聖藥即如 血薄氣衰 腦筋無力 少年虧傷 胃不消化 瘋溼骨痛 筋系刺痛 胸肺萎弱 皮膚諸恙對於婦科之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何物可食如何食之衛生小書奉送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書名曰何物可食如何食之凡患有胃疾者亟當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胃不消化之輩往往徒受飢餓之苦况因飲食不能得其滋養之實效食後更覺不舒即不致飲食也即最稀之流質亦不能消化故也即如廣東虎門太平公興洋貨店王棧南君正患是疾及至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療治胃弱不化之聖品得獲救治其來示云余因店務紛繁致胃不消化之症食後胃腕屢覺不舒痛苦異常且常欲嘔吐舌起黃苔口覺苦味屢延名醫診視服藥無效因思敝號兼售韋廉士紅色補丸試服數瓶不意服後功效神速即覺胃部舒暢飲食增進續服數瓶諸疾霍然痊癒身體肥胖面容豐潤精神充裕雖終日操勞不覺疲意此皆韋廉士紅色補丸之奇功也爰誌數語藉伸謝悃韋廉士紅色補丸係血虧腦疲所



別裁小小說

程瞻廬

自由花

金。蟬。脫。殼。體。 上句末一字脫去半個。作為下句首一字。謂之金蟬脫殼體。（如菜字脫去半

個。成。乃。孩。字。脫。去。半。個。成。亥。……以下仿此。）

里。中。有。自。由。花。一。朵。乃。金。姓。的。女。孩。亥。年。生。的。
白。而。且。媚。眉。目。含。情。小。小。的。年。紀。已。做。了。輕。薄。
的。桃。花。化。粧。品。又。很。道。地。也。不。知。化。了。多。少。錢。
財。才。能。夠。天。天。打。扮。分。外。的。妖。嬈。女。子。們。見。了。
也。都。稱。妙。少。年。男。子。怎。不。動。魄。銷。魂。鬼。鬼。祟。祟。

的。黏。花。惹。草。早。把。伊。的。醜。名。兒。傳。得。人。人。知。曉。
日。日。被。人。家。嚼。舌。口。頭。講。得。津。津。有。味。未。婚。夫。
聽。得。這。個。消。息。心。頭。火。起。走。上。門。來。大。罵。馬。上。
和。伊。脫。離。婚。姻。因。此。上。伊。便。異。常。愧。悔。每。恨。回。
頭。已。晚。免。不。得。捧。面。大。慟。動。了。絕。念。人。靜。時。上。

別裁小小說





別裁小小說

吊死了。

方姓婦

首尾相接體。上句尾一字與下句首一字相接。謂之首尾相接體。亦名魚貫體。

上海是個繁華地方。方姓少婦。生長洋場場面。闊大大世界新世界。天天遊逛。個不絕絕。不肯在家裏坐坐。一刻便悶得慌慌忙忙。向外面跑跑馬場。大坐汽車車兒。四處兜風風頭。出足足有兩三天。不曾回家。家中丈夫見了。伊生氣氣噓噓的。向伊申說說。你該安安穩穩的。

坐在家中中饋。主持是你的責任。任情遊玩。是甚麼道理。該聽納良言……言尙沒有說完。完全和伊的脾氣反對。對了丈夫一頓大罵。罵到深更半夜。夜間捲着家私。私下裏跟着小白臉走了。

庸醫捱打



掉尾轉頭體。上句尾二字掉轉用之。作為下句之首二字。謂之掉尾轉頭體。（如申江掉轉

為江申醫名掉轉為名醫……以下仿此）

三十年前。之申江。江申伯。頗有名醫之門。多病人。人病求醫。醫求除病。病除全在用藥。不苟。苟不能。謹用藥。藥用失其宜。宜其貽誤。病人。人人病。求治於江。江於是亂投方藥。藥方不管。病重病輕。輕病變成重病。病重者變成絕症。

絕則人死。死人之家。咸歸咎於江。江於是不勝其恐。恐其洶洶上門。門上果來無數打手。手打江之頭。頭之傷痕不計其數。數其草菅人命之罪。罪之又復連連。打打痛庸醫。庸醫則捱人之打。打之不已。已不堪其辱矣。

舞女結婚

前矛後盾體。

飄飄欲仙的舞女生。就大可十圍的瘦腰肢。伊在跳。舞場看中了一個面如傅粉的黑炭團。愛

情的熱度。直升到冰點以下的三十度。伊在滴水成凍的炎夏天氣。和黑炭團在棺材

別裁小小說



別裁小小說

店裏結婚有許多吊客上門來賀喜很豐盛的筵席大家都吃得饑腸雷鳴兩旁奏起軍樂吹打得萬籟無聲結婚書挂在棺材蓋上新夫婦身穿吉衣手裏都拿着一根哭喪棒黑炭團把一個車輪大的戒指套上了新娘的纖纖玉指新娘也把馬口鐵的赤金戒指和黑炭團交換了旁邊鶴髮雞皮的妙齡女郎都從血盆也似的櫻脣裏面唱出一種結婚歌唱的是嗚呼哀哉兮……伏維尙饗兮……唱得餘音嫋嫋聲

少婦寫恨

疊牀架屋體

如雷霆

四

結婚未久只隔得三百六十五年舞女忽占弄璋之喜生下一個八十三歲的婆婆黑炭團喜得號陶大哭這時恰在黃昏戌時一輪紅日高高的照着照得昏天黑地伸出手來認得出螺紋却瞧不出五個指頭這不是極平常的一椿奇聞麼……哈哈……這是那裏來的哭聲



夜長之時。宵永之際。有青年少婦。秋波送媚。美目含情。執斑管而拈柔毫。以寫其離思。而抒其別意。蓋念征夫而憶遠人也。其詞甚哀。其語至悲。詩云。詞曰。

憶良人而念。藁砧兮。走長途而作。遠行魚雁。斷而書信絕兮。一年過而四季已。更長宵擁。夫冷被兮。深夜守。夫寒衾。倏子規之悲啼兮。又杜鵑之哀鳴。使儂聞之而泣下兮。令我聽之而涕零。豈兒夫之薄倖兮。將夫子之寡情。皓月有時而圓兮。蟾魄有時而盈。而獨不見兒夫之影。而獨不見夫子之形。悲歌兮。悲歌。哀吟兮。哀吟。淚點點兮。溼我之衣。珠顆顆兮。

別裁小小說

沾我之襟。我欲訴之於真宰兮。我欲告之於蒼冥。

東方破曉。天已曙矣。思婦長睡。怨女不醒。人叩其門而不響。人款其扉而不答。蓋此青春少婦。已赴黃泉之夜臺矣。豈不悲哉。寧不痛哉。

歲晏閑談

禹鐘

雨雪霏霏。歲聿云暮。人人心理中。莫不以年關之逼近。而着眼於阿堵物。富者貧者。理無二致。蓋時至歲暮。而金錢之勢力。亦澎湃至於盡量也。

蠟梅女士傳



蝶·瘦·許·

蠟梅女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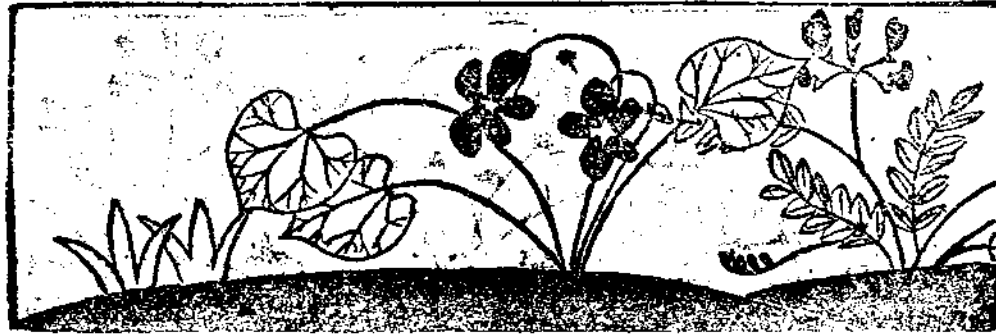
女士姓黃氏介於梅兄馨弟之間以善病而如黃蠟人因戲呼之曰蠟梅或以其玲瓏嬌小甜香襲人輒字之為小黃香女士皆噉應無所忤其雅度如此女士幼時從族兄梅郎遊緬補紺裙恆出沒于冰天雪地間亦趨亦步居然貌似乃兄疎影暗香當黃昏月上時倍饒韻致象管彩毫胆瓶洗水春溫斗室每動騷人墨客之吟與願女士弗善也謂生當斯世宜於風饕雪虐中求獨立之生活以表示其真精神若徒役志詞章寄情吟嘯得無自負其本能耶聞者踐之女士嘗飲黃封酒於黃公壇畔醉歸臥含章簷下繁花墮額上正色嬌姿掩映可愛或為寫蠟美人圖以誌韻事女士雖自放于山巔水涯願恨絨磐口愁鎖檀心居恆咄咄書空蠟淚成行蠟屐細寫人詢其何工愁若是則愀然答曰儂之新愁舊病重疊而來要不過為我中華黃人憂禍至之無日耳嗟我黃人苟不自奮將何以對黃花岡諸先烈更何以見黃帝於九京乎於是日以金鐘號於衆冀達其提撕警覺之志願顧社會之沈酣民生之夢夢悉仍故態女士知事不可為遂束裝為真臘國之遊考察實業得養蜂割蜜之術以歸糾合女界同志組織蜜蠟公司以振興國貨為職志論者咸謂如女士之苦口俠腸得未曾有宜有以傳之



二美賞雪新開篇

朱楓隱

雪神。膝六。駐江。郊。瑞雪。紛紛。到處。飄。
 有一個。綺閣。佳人。名絳。雪。與着。那。妹兒。
 豔雪。是。同胞。這日。裏。高樓。玩雪。憑欄。坐。
 愛煞。那。一片。瓊。雲。雪。色。嬌。霎。時間。絳。
 雪。盈。盈。開。笑。口。說。吾。儕。這。般。賞。雪。太。無。聊。
 今日。裏。試。把。雪。中。故。實。來。搜。集。比。
 一比。那。個。胸。中。雪。典。饒。說。罷。了。雪。白。花。容。含。喜。色。
 就是。那。佳。人。豔。雪。也。樂。心。苗。
 一個。道。師。門。立。雪。宋。賢。事。一個。道。雪。夜。擒。渠。唐。將。豪。
 一個。道。映。雪。孫。康。勤。誦。讀。一個。道。袁。安。臥。雪。品。清。高。
 一個。道。蘇。卿。留。雪。精。忠。勵。一個。道。雪。夜。子。猷。訪。



二美賞雪新開篇

戴。豪。 一個道 咏雪謝娘把飛絮比。 一個道 香山將雪比鵝毛。 一個道 橘橋風
 雪大可尋詩料。 一個道 雪裏芭蕉堪將畫本描。 一個道 越犬吠雪柳州歎。 一
 個道 雪擁藍關吏部遭。 一個道 紅爐點雪禪機妙。 一個道 白雪陽春曲調高。
 一個道 鴻爪雪泥蹤莫定。 一個道 尋梅踏雪興何豪。 一個道 惠連雪賦真奇絕。
 一個道 怎及羊孚雪贊高。 一個道 陶隱居掃雪烹茶多樂趣。 一個道 何如黨
 太尉賞雪吃羊羔。 一個道 雪飛六出豐年兆。 一個道 雪滿長安酒價高。 一個
 道 高人獨釣寒江雪。 一個道 雨雪霏霏返使貂。 一個道 龍門山賞雪留歐九。
 一個道 聚星堂雪詩把險韻敲。 一個道 葱嶺雪山天下險。 一個道 冰天雪窖盡
 寒號。 一個道 雪溝瓜味甘如蜜。 一個道 雪藕調冰味最饒。 一個道 羅紡雪青
 顏色好。 一個道 化妝品有雪花膏。 二美是 飛花滾雪把唇鎗關。 忽聞那小
 婢雪兒把夜膳邀。 二美便 暫停雪戰去踏瓊瑤。



中廂車

鐘·禹·沈·

火。車。三。等。車。廂。中。乘。客。擁。擠。得。沒。有。插。足。的。地。位。這。當。兒。距。開。車。的。時。刻。還。有。半。小。時。的。光。景。月。台。上。的。客。人。還。續。續。的。跳。上。車。來。面。上。都。現。着。一。種。行。色。這。些。客。人。們。雖。然。俶。擾。到。十。二。分。可。是。火。車。却。按。着。不。動。狠。鎮。靜。似。的。一。任。乘。客。們。紛。紛。的。來。攀。附。他。歇。了。一。回。站。上。的。鐘。聲。響。了。三。下。似。乎。催。促。火。車。道。時。候。到。了。可。以。動。身。了。那。車。頭。的。氣。笛。便。接。着。嗚。嗚。的。響。了。幾。聲。也。似。回。答。一。般。

等。到。車。輪。鼓。動。着。車。廂。中。的。乘。客。方。才。稍。寧。靜。些。坐。的。坐。立。的。立。總。算。大。家。有。了。定。所。他。們。談。笑。的。聲。浪。都。被。機。輪。聲。亂。在。一。起。狠。不。清。楚。講。到。車。廂。中。的。坐。位。並。不。算。少。可。是。立。的。人。比。較。坐。的。幾。乎。各。得。其。半。一。個。座。子。上。照。例。原。可。容。得。三。人。的。地。位。不。過。有。些。坐。着。的。乘。客。却。並。不。遵。照。車。上。的。規。則。故。意。把。空。隙。的。坐。位。堆。着。衣。服。食。物。等。類。不。准。別。人。佔。據。下。來。有。的。強。幹。的。爭。了。一。回。才。得。有。了。坐。處。那。些。柔。弱。的。人。只。得。立。在。一。旁。默。着。不。爭。人。們。強。

弱的區別原是隨地表現的啊。

這是上午八點鐘開行的早車四野裏正籠罩着輕微而浮滯的曉霧車身從軌道上馳過去似乎在曉霧裏穿着烟突裏噴吐出一縷一縷的黑烟來飛鳥直上和雲氣合在一處這時車輪的轉動聲和雷震一般把這幽靜而帶有畫意的曉野攪得異常喧擾又揚起許多黃塵來飛舞在空氣裏在那自然界優美的景物中頓時表示出一種勞動的現象來了車輪轉動的次數隨着時間而增進所行的程限也漸漸的縮短了車廂中的乘客狠無秩序的發出閒談的語聲一回兒沒有別種狀態火車只是前進車廂中的乘客們也只是守着常度並沒變更或者到了

終止的車站這車廂中的狀態也終於沒有變更啊車輪不住的轉動着——接續地向進行的方向趕去——一息沒有疲緩他這種奮鬥勇猛的精神什麼都不能及他他不到終止的所在決不肯中途退縮而罷的那汽機的能力盡其所有鼓動車輪前進絲毫沒有餒退憑你長途萬里只消他竭力地向前也很容易趕到的車廂中的人們有些是結伴着幾個人的有些是單身一人的那種談話的聲浪大抵從結伴的來客們發出來的那些單身的人既然沒有伴侶對於同車的人們一個都不是相識的所以都默着吸烟閱報假睡探首窗外流眺景物這幾種動作便是他們消遣的事了火車進行得正在使勁的當

兒。車。廂。中。的。前。半。段。忽。然。起。了。一。陣。特。殊。的。聲。浪。大。家。聽。了。都。疑。作。有。什。麼。爭。論。的。事。情。便。紛。紛。站。起。來。察。看。這。當。兒。只。見。靠。近。窗。前。的。座。子。上。一。個。中。年。的。婦。人。站。在。那。裏。說。話。這。婦。人。的。衣。飾。是。非。常。樸。陋。的。大。家。並。不。注。意。到。這。個。婦。人。便。是。他。說。出。來。的。話。也。沒。有。人。去。細。聽。這。婦。人。帶。着。慌。張。的。神。色。道。怎。麼。辦。呢。一。手。指。着。他。對。面。的。一。個。男。子。頓。了。一。頓。又。道。我。昨。天。晚。上。便。教。你。留。意。些。的。你。又。不。是。個。兩。三。歲。的。小。孩。子。說。了。一。次。就。是。了。你。怎。麼。今。天。仍。舊。會。這。樣。鹵。莽。呢。現。在。火。車。已。經。行。到。半。路。了。急。切。也。急。切。不。來。看。你。怎。麼。辦。罷。那。個。男。子。也。現。着。懊。喪。的。顏。色。道。委。實。糊。塗。極。了。我。昨。夜。記。得。狠。留。意。的。安。在。枕。畔。怎。

麼。睡。了。一。宵。便。完。全。置。在。腦。後。了。但。是。……。歇。了。些。時。續。下。去。道。現。在。路。還。行。得。沒。多。遠。以。我。想。來。等。他。經。過。的。小。站。上。停。車。時。我。們。立。刻。下。車。再。趁。來。車。還。到。上。海。去。設。法。也。許。可。以。沒。事。的。婦。人。道。那。自。然。了。不。過。十。分。之。八。九。是。無。望。的。了。說。着。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重。復。說。道。總。之。你。這。人。太。不。留。心。要。是。回。到。上。海。去。一。些。沒。有。端。倪。那。麼。豈。不。是。又。多。化。了。一。筆。車。資。麼。咳。像。你。這。樣。的。糊。塗。還。能。辦。得。什。麼。事。呢。那。個。男。子。被。這。婦。人。埋。怨。了。一。番。他。只。是。攢。着。眉。發。怔。幾。乎。連。話。也。說。不。出。這。男。子。和。這。婦。人。一。定。是。夫。婦。了。他。們。倆。鬧。了。一。下。引。得。車。廂。中。的。許。多。乘。客。們。大。家。漸。漸。的。注。意。起。來。了。就。中。有。個。年。在。三。四。十。之。間。的。

人向那男子問道：你們這等慌張，究竟爲了什麼事？男子還沒回話。那個婦人疾忙道：我們前天到上海，住在一所小客棧內，因爲我們內地出來的人，大概總取節省的辦法，所以住在小客棧裏，意在少費些銀錢。不料爲小失大，委實夢想不到的。啊！我們到了上海的第二天，便到存放款子的銀行裏，提取到一千二百元的鈔票。這筆款子存放在那裏，連本帶息已經有五六年了。現在因爲要在鄉間置買些田產，所以特地趁了火車到上海去領款。小客棧裏的帳房，我們知道不大可靠的，因此便不敢交到帳房裏去。託他們保管，狠秘密的安放在自己的箱子裏。到了昨天晚上，預備次日大早便要動身的，便把行李

收拾了一回。等到開箱的時候，這筆款子竟忘了重行安在箱中。說到這裏，隨手指着那個男子道：他當下便移置在枕邊。那知他睡了一夜，今晨臨行時竟沒有帶了出來。直等到現在才記起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婦人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話。那個男子也連連呼着：晦氣！這當兒車廂中的乘客們大家都聽得清楚。於是一個個都走攏來，論長說短。有的道：這筆款子恐怕追不回了。有的說：到了上海，託人去竭力設法，或者可以有希望的一霎時。衆口紛囀，說得失款的夫婦二人格外慌了。那些乘客們對於這件事，似乎都狠注意，可是議論了許多時候，終於沒有萬全的辦法。那失款的夫婦二人呆呆的對着衆人，似

乎。要。等。他。們。說。出。最。後。的。方。法。來。使。那。失。去。的。款。子。重。復。物。歸。原。主。但。是。除。了。趕。回。上。海。去。設。法。這。一。句。話。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良。策。了。他。們。談。論。了。一。回。便。向。那。男。子。問。起。姓。名。籍。貫。那。男。子。一。一。說。明。他。本。來。站。在。座。位。旁。邊。的。這。個。當。兒。座。上。坐。着。的。一。人。便。讓。出。地。位。來。邀。他。並。坐。詞。色。之。間。殷。勤。極。了。全。廂。的。乘。客。個。個。都。覺。得。這。失。款。的。夫。婦。二。人。是。有。些。資。產。的。先。前。那。種。驕。傲。的。神。情。現。在。早。已。變。化。盡。了。一。個。個。都。狠。願。意。去。和。他。夫。婦。倆。親。近。他。夫。婦。倆。的。地。位。一。時。倒。提。高。了。許。多。不。像。沒。有。發。表。失。款。的。時。候。一。個。人。也。不。和。他。們。交。一。句。話。兒。這。一。千。二。百。元。的。款。子。雖。然。是。失。去。了。可。是。那。金。錢。的。吸。力。却。依。然。存。在。那。

車 廂 中

些。乘。客。們。的。心。都。被。吸。在。吸。力。中。了。但。那。失。款。的。夫。婦。倆。和。乘。客。們。大。家。並。沒。覺。得。什。麼。啊。

咳。金。錢。的。吸。力。充。塞。在。世。界。上。的。這。車。廂。中。的。一。幕。還。是。局。部。的。咧。

車。廂。中。的。人。們。知。道。了。失。款。這。一。回。事。談。論。便。多。起。來。了。他。們。夫。婦。倆。更。是。應。接。不。暇。一。時。煩。個。不。了。火。車。仍。舊。前。進。着。

歲晏閑談

(續前)

禹鐘

歲月之擲人而逝。絕無流戀眷顧之情。其惟一之用心。則務在使朱顏爲星鬢。變曼睞爲頹顏。思之慨然。

情海片鱗

紙帳銅瓶室主

西方之男女函札。往往以郵花黏封之位置。以表示情愛上之種種。已屢見近人譯述矣。茲於倫敦三日刊。見柏痕特氏所作之「情話」。更有以箋紙之顏色。而默示雙方之意者。用特譯之。以餉國人。

紅色箋。愛情濃馥。恆久不變。

綠色箋。請決定是非。

白色箋。受情純潔。不容第三者列入其間。

黃色箋。請守秘密。

青色箋。拒絕求婚。

藍色箋。婚事有人中梗。雙方須堅持。

紫色箋。願約期會晤。

浪子解嘲

穎川秋水

錢守愚。金陵人。本寒人子。嗣以商業起家。年未四旬。家財已百萬矣。夫商業起家。亦尋常事。然以守愚之年齡。已積貲爾許。其致富之手術。不言可知。祇生一子。取名希鄧。字以如山。蓋守愚素持拜金主義。冀乃郎他日當致鄧通之銅山也。幼時讀書甚鈍。數年祇識得西瓜般字數。守愚知之。笑曰。足矣。寧爲銅臭。安用書香。讀死書不賺錢。適造成餓死鬼耳。遂一任其輟業而嬉。而如山於吃着嫖賭諸術。則程度甚高。守愚初以祇此一子。不忍取締。及至弱冠。則更每日非錦繡不服。非膏粱不食。而紙醉金迷。呼盧喝雉。更視爲平生之重要職業。無錢則索之。乃父不足。亦索之。乃母又不足。則略施薄技。祛篋以行。一日盜得千金。施施而出。事爲守愚所知。心乃大慟。肝火上升。始加撻楚。諸友爲如山羞之。如山怡然曰。予真吾父之幹蠱子也。吾父不爲感謝。反加鞭扑。是乃不覺悟之尤者矣。友問其故。如山笑。

曰。君知錢之爲物。其狀如何。友曰。內方外圓。誰不知之。如山曰。然。內方者。所以表其取之有方也。外圓者。所以示其物之流通也。今我父所營之業。囤米也。販土也。放債以剝重利也。造屋以收重租也。取之已無方矣。一旦蠅營狗苟。建高竊。占地盤。其不吸盡天下脂膏。敲盡同胞骨髓者。幾希。設非有我輩佳子弟。川流不息。代爲積德。則恐將改人家計。聞之例語曰。不慈造孽。多端禍延子孫矣。友人笑曰。君強詞奪理。姑勿與辯。但積德云云。無乃太過。如君所言。吃着嫖賭四字。教育家當編入教科書矣。如山笑曰。子何所見之不廣耶。請詳言之。有吾輩之吃着嫖賭。然後廚司堂倌。蒙其利。綢莊衣匠。獲其益。妓女。鴉婦。發其財。聚賭抽頭者。得其貲。然此猶直接叨惠耳。至間接者。則如小販。車夫。俊僮。健僕。龜奴。鼈腿。鴉婢。烏師。莫不從中受吾輩之餘潤。肥其家。而潤其身焉。所惜者。內務部對於我輩浪子。未定一種褒揚條例耳。倘定條例。吾知樂善好施之匾額。第一當先懸吾門。以愧我慳吝性成之老父也。友人聞其言。不覺爲之乾笑。卽浪子亦乾笑不已。



失眠症

紅柳村人

天曉得的失眠症偏偏生在再性急沒有的苟吉人身上他在晚上九點鐘爬到床上直到夜深三點鐘兩隻眼睛老大不肯閉翻來覆去再也咽不着直恨得他三尸暴跳七竅生烟

失眠症

他住在一間小小的客堂樓上和他夫人小玉英同住著房間裏一張半舊鐵床緊靠着板壁板壁外面就是娘姨的床舖他一連三天還是睡不著他數着班台上迭次報告的鐘聲從九句

鐘經過十句十一句一直到二十句鐘還是眼睜睜地望著他覺得自己的四肢百體沒一處不叫苦連天的要睡偏偏兩隻眼睛好像有鐵柱撐着似的在那裏宣佈獨立他沒處發洩只得長嘆一聲道

失眠症

唉！我那兩隻討氣眼睛遮莫有赤老鑽在裏面麼

這一嘆不打緊倒把玉英驚醒了

玉英道還不睡哩在床上長吁短嘆

做什麼吉人道我那裏睡得着兩隻眼睛好像生在泥菩薩頭上

一般再也不肯聽我的命令啊！

一定有赤老一定有赤老

玉英聽了倒笑出來了說眼睛裏

那裏會有赤老你腦子裏的念頭

太難所以睏不着了現在我教你

一個法子包你睏得着吉人道你

有法子只管說出來免得我發着

傻氣一味的嘆五更戰四將了

玉英道你好平心靜氣數着數目

從一數到一百數完了再從一數

到一百如此數了幾回精神覺得

一倦自然會得要睡

荀吉人果然謹遵懿旨閉着目定

着神數從第一個一到一百再從

第二個一到一百足足數了十來

個一到一百頭裏還是清清靈靈

的記着並不覺得要睡他直嚷嚷

起來道不靈不靈我現在越覺得

二

睏勿着了這兩隻眼睛簡直有意

和我為難玉英你有好的法子再

替我想一個吧唉討氣眼睛

玉英道你的睏勿着大約是為眼

皮太輕的緣故現在你好用些茶

汁抹在眼皮上眼皮一重自會要

睡了

荀吉人只好再如法泡製一下那

知還是睏勿着又問了玉英幾種

法子試着總覺不靈玉英也被他

纏得乏了不覺沉沉睡去那時已

有三點半鐘了直恨得吉人三萬

六千根毫毛根根豎起。不知好歹的玉英也不張開眼來。瞧瞧他丈夫的怒容只顧勦哩勦哩的打着鼾聲直送到吉人耳朵裏。吉人越覺得煩躁推推玉英玉英好像死去一般毫不覺得心裏一陣不耐煩騰的舉起巨靈掌照正玉英嬌滴滴香噴噴的粉臉上拍的打了一下可憐玉英正在睡夢裏被他打醒打得直跳起來三魂失二七魄剩三眼花撩亂好像這記巴掌從天而下正待發作時

失眠症

又被吉人一個耳光罵道爛污貨我咽勿着你偏咽得着鼻子裏也打起鑼鼓來玉英吃着兩回打一頓罵只好吞聲忍氣曉得吉人脾氣越惱越要打還是不則一聲的便宜玉英畢竟年紀還輕和小孩子一般的不一會又呼呼熟睡了不過吃了兩記耳光之後睡夢裏也陪着小心鼻子管裏也就停鑼息鼓了。吉人顛了幾個身覺得腦子裏還是直特直特跳着自鳴鐘滴答滴

答的聲音碰得整天價響電燈光亮耀耀照在眼睛裏越難入夢把頭縮在被頭裏又覺氣悶難堪吉人沒奈何只好爬起來熄了電燈停了鐘聲再睡到枕上固然覺得好些漸漸要想睡了無巧不巧偏隔壁的娘姨想着上馬桶一陣子奔流激湍聲驚醒了他你想他那得不恨咬緊牙齒舉起一個鐵錘般大的拳頭望壁上拚命的搥了一聲大喝道吓！這一聲真有張翼德在長板坡上嚇退曹兵的

氣。勢。那。娘。姨。正。在。放。馬。驀。地。聽。得。隔。壁。猛。雷。也。似。的。一。聲。喝。頓。時。喪。了。魂。魄。連。人。帶。馬。倒。下。塵。埃。那。時。樓。下。有。姊。妹。兩。人。剛。剛。從。駝。駝。担。上。買。了。兩。碗。餛。飩。想。吃。忽。然。覺。得。樓。板。上。滴。溜。溜。漏。下。了。許。多。醬。油。酸。醋。直。滾。在。餛。飩。碗。裏。用。鼻。子。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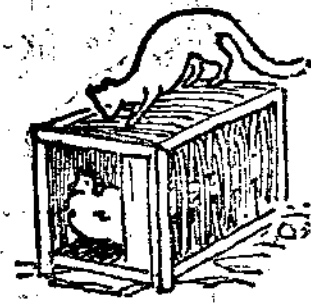
上。一。湊。兩。人。齊。聲。喊。道。樓。上。……餛。飩。碗。……馬。桶。打。翻。了。呵。呀。呀。馬。桶。打。翻。了。玉。英。正。睜。得。起。勁。被。樓。下。的。一。片。呼。聲。驚。醒。只。當。自。己。的。馬。桶。打。翻。了。連。忙。爬。下。床。來。想。去。扶。那。馬。桶。豈。知。百。忙。中。用。力。太。猛。把。好。好。的。馬。桶。也。弄。翻。了。直。滾。

得。自。己。身。上。淋。漓。盡。致。好。像。一。只。蜜。汁。枇。杷。一。般。那。水。由。樓。板。縫。裏。往。下。直。滴。樓。下。又。一。片。聲。的。喊。起。來。道。不。好。第。二。隻。馬。桶。又。打。翻。了。那。時。苟。吉。人。的。睡。魔。更。嚇。得。不。肯。光。降。了。

剃頭

鄭逸梅

某甲記零用賬。誤寫剃頭為梯頭。一滑稽者見之曰。難道是鼻首示衆麼。不然。爲什麼要把頭掛在梯上呢。



梅華致松竹二友書

朱楓隱

松竹二友。鑒敬啓者。竊僕與二君。同具凌冬之操。得訂歲寒之交。已數千百。年於茲矣。不謂輓近以來。人心不古。世道日衰。常有摯情好爵之徒。謬託附庸風雅之列。於是熊大王之看梅華。既挾波斯買之銅臭。而來康聖人之看梅華。又携蒲葵扇之腥風。而至。遂使鄧尉之蒼苔。幾經踏破。孤山之巖石。不免蒙羞。僕每自悔示人色相。以致玷我清高。况邇來敵族中。良莠不齊。薰蕕異器。是以京華之梅。既甘儕侶。隸之倫。前清時以倡優隸卒爲賤業。不准作官考試。滬上之梅。又敢作捲逃之案。斯則又以孫曾之不肖。致累遠祖之名者矣。嗟乎。林和靖之不作。孰是知音。史道鄰之已亡。誰爲知己。雪滿山中。不逢高士。而逢俗士。月明林下。未遇佳人。而遇庸人。命實爲之。謂之何哉。伏念二君。空山之歲月。常新晚節之貞。修自保。一則材勝樑棟。惟雲南省起義之元勳。方克同其雅號。一則封拓管城。惟紅雜誌斯文之同志。始得與之周旋。以僕相較。直覺

松竹二友覆梅華書

二

有玷苔岑。貽羞蘭譜矣。二君聞之。其感慨當何如耶。臨楮鬱鬱。不盡區區。專肅即頌冬安。弟梅華謹上。



松竹二友覆梅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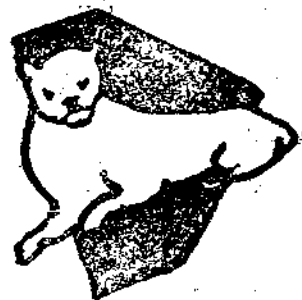
梅華吾友。鑒謹覆者。接讀瓊函。憤懣之意。溢于言表。雖然。僕等有不得不爲吾友進一解者。誠以當今之世。不乏妄人。君子之修。盡其在我。若必以依草附木之多。恐其爲疎影暗香之玷。則茂叔愛蓮。六郎之貌。亦似違。究何遜。涉江之高致。淵明愛菊。徐孺之字。亦稱菊。曾不減東籬之令名。况乎李白。李赤。雖同姓。究不同宗。劉向。劉歆。雖一脈。亦難一德。以此相較。當可釋然。即如僕等。一則大夫之號。封自暴秦。一則水竹之名。假於東海。而僕等。曾不以彼貪污辱我清白。吾友聞之。其又何說。嗚呼。南枝開。北枝寒。縱一本。猶多異候。在山清。出山濁。在殊途。本不同歸。吾友一念及此。當可化伯夷之褊衷。爲柳下之和煦矣。專覆。順請寒社。弟松竹同白。

伊字代表女性之懷疑

瞻廬

小說中對於第三位之女性代名詞。稱之曰伊。是說也。彷彿已經公認。雖然。余有疑焉。古人詩詞中之涉及伊字者。或指男。或指女。或指物。初無規定之可言。釋齊己詩。一直是來塵市。何人識得伊。一指男也。姜夔詞。一惟有夜來明月。照伊自睡。一指女也。孫勛楊柳枝詞。一未曾得向行人道。不

伊字代表女性之懷疑



香唾

陶鳳子

秋風一陣一陣的吹着。他的癆病又漸漸地發作了。人家替他擔憂。他卻因為這病是十六歲害起的。現在已經八年了。年年發作。不見什麼變端。倒並不經意。他所引為恨事的。要算頸上的一個肉瘤了。這瘤如果生得上些。就可把頭髮遮掩他。生得下些。就可把衣領遮掩他。偏偏不上不下。生在左耳下面。暴露在外。很不雅觀。他每每臨鏡自照。撫着肉瘤說道。瘤兄。瘤兄。你生在這裏。太惡作劇了。快快消滅。不要同我結不解緣罷。但是肉瘤是沒有知覺的。總不回答他。他住在沿馬路的一家前樓上。因為癆病發作。總是躺在沿窗的榻

香唾

一

伊字代表女性之懷疑

爲離情莫折伊。指物也。然則伊字。專用於女性代名詞。可謂全無根據矣。或曰伊字右半爲尹。尹字之一撇。頗似女子所拖之辮。以象形言。伊字固適用於女性代名詞也。余謂不然。女子不皆拖辮。有梳髻者。有剪髮者。亦將從而伊之乎。或曰拖辮爲女子之特徵。凡屬女子類。必經此拖辮之階級。伊字代表女性。何不可之。有。余又謂不然。人類之中。亦有不男不女。如清宮太監。其人者。伊之乎。抑他之乎。或曰太監亦拖辮者。當伊之而不。

香 唾

二

上將養有時覺得氣悶。坐起身來。倚在檻上眺望。卻好對門是一所榜着孫公館的洋房。那家三小姐的閨房。正對着自己樓面。三小姐的一舉一動。都看得很清楚。不過這個肉瘤。恐防被三小姐瞧見。只好把肉瘤向內斜着眼珠側面看去。覺得不方便罷了。在他的心目中。不過認三小姐是病中絕好的消遣物。眼皮上的供養。儘夠消受。豔福。本來沒有別的意念。一天夜間。三小姐忘下窗簾。在那裏換穿睡衣。他看見三小姐胸前兜着粉紅色的抹胸。露出雪藕般的臂膀。掩映在電燈光下。一種神情。顯得分外旖旎。他的腦海立時映進一個不純潔的影象。愈想愈幻。那裏跨得進睡鄉一步。在榻上翻來覆去。長吁短嘆。好容易把長夜捱過了。到了明天。看見三小姐在窗前梳頭。他把眼珠在眼角裏斜睨着。放聲吟起洛陽女兒對門居的唐詩來。可是因爲害病。聲帶低啞。憑是運用全身氣力。聲音也不高強。

管他之余又謂不然吾人在前清時代固亦拖辦者豈前清時代之我屬於女性之伊民國時代之我屬於男性之他乎反覆思維不得其解惟有懷疑而已矣作伊字代表女性之懷疑。

耕綠庵殘筆

飯牛

耕綠庵殘筆 飯牛

弘一僧胤

李惜霜初名成蹊又名廣平字叔同一字漱筒更名息自號息翁浙當湖

耕綠庵殘筆

想要更喊一句已經連連氣喘再也不能出聲了那裏三小姐一壁理髮一壁同婢女說笑一些沒有覺得

一天他要去就醫方纔出門卻巧三小姐同婢女從外邊回家迎面逢着他連忙把手掌遮掩了那個瘤推身過去想要向三小姐說一句含有愛慕的話兒可是話沒有說心頭已經突突的跳個不住究竟沒有這個勇氣回來後倒在榻上合着眼靜靜地想忽然想起三小姐手中拿的一本書認明是青燐雜誌心想伊既是喜歡看小說當然喜歡小說家好得做小說家是極容易的事情不比教育家要有知識實業家要有資本只消在雜誌上胡亂投幾篇稿不管人家滿意不滿意總可以自命為小說家了我雖則不能做小說補白一欄卻綽綽有餘好得雜誌上專做補白的幾位仁兄現在也算在小說家之列人家從不曾稱他補白家小說家同補白家不是一樣麼

香 睡

日

大。年。少。美。丰。姿。翩。翩。顧。影。有。崔。宗。之。
玉。樹。臨。風。之。譽。工。魏。碑。精。篆。刻。畫。荷。
花。蘆。雁。得。濤。壽。民。法。高。朗。疏。逸。似。不。
食。烟。火。氣。於。世。界。學。無。所。不。窺。流。寓。
海。上。與。許。範。遠。同。居。青。龍。橋。城。南。草。
堂。宣。統。遜。國。辛。壬。癸。甲。惜。霜。教。授。之。
江。春。三。月。虎。跑。寺。開。堂。傳。衣。鉢。李。公。
忽。不。見。家。人。四。出。尋。訪。渺。無。蹤。影。占。
鵲。噪。卜。燈。花。妻。啼。子。哭。意。中。事。也。迨。
明。年。秋。暮。舊。僕。某。遇。之。於。古。焦。棋。杆。
(杭。城。市。街。熱。鬧。處)先。生。芒。鞋。竹。笠。
披。水。田。衣。手。牟。尼。珠。飄。然。作。佛。弟。子。

哈哈我快快來做些補白寄給青燐雜誌社去。如果我的大名在這雜誌上登了起來三小姐一定可以看見伊知道我是個小說家當然要發生憐才的心腸到了那時我不去睬伊恐防伊要來睬我呢。他想到這裏斗的跳下床來在書籍中搜尋了許多詩詞對聯笑話等材料裝頭裝尾做成補白一百六十五則用紙膽清納在信中恐怕別人有悞自走到郵局買了一分郵票卻又想起了什麼回身跑出在馬路兜了許多路好不容易找得一所裁縫店走進去向夥計拱了拱手說道裁縫師務謝謝你可有漿糊給我些那夥計指指漿糊鉢說道你自己拿罷他就用指去取了一大堆在郵票背後黏了多時纔貼到信封上去夥計笑道郵票只消砥了些涎唾就可黏上這樣未免太費事了。他道不是這樣恐防要脫落呢說着把信置在裁縫板上舉起手掌在郵票上不住的用勁拍着劈劈拍拍的連板都

矣。僕認是舊主人。急欲携之歸。先生脫帽示以頂上毘盧戒。撒手而去。僕歸告主母。挈兒女入深山。至清澗寺。
(卽五色文魚珍珠泉老龍聽經處)
羅拜求還俗。先生婉言示絕。家人無如之。何出家。後取名演音。別號弘一。僧胤晨鐘暮鼓。守南宗戒極嚴。焚藥筆硯不與親戚友朋通。隻字西泠印社爲收。其平時所作。藏於葛嶺石壁題款誌之。庚申六月。松江費龍丁(硯)約余同往訪謁。棹扁舟走南屏鳥語蓮香。徒聞梵唄嘆息而已。

耕綠庵殘筆

震動了。夥計不高興起來。發出半冷半熱的口氣道。用了漿糊還恐防脫落。橫豎我很便。可要替你把郵票縫起來麼。他搖頭道。不必不必。說着。恩恩的走出。又到郵局。把信投入郵筒。纔回廬去。他忙碌了多時。轉覺精神百倍。可是輪到榻上。又不住的喘息起來。喉管開咯一聲。竟吐出了一大堆鮮血。
隔了數天。是青燐雜誌出版的日子。他急急的趕到這雜誌的發行所。買一本青燐雜誌。夥計方纔拿出。他就搶在手中。把目錄揭開一看。不覺仰着天呵呵的大笑。笑得那肉瘤都顫動了。那夥計倒嚇了一跳。埋怨道。你先生真有趣。這算什麼呢。他指着一個目錄說道。這一條補白。就是我做。我就叫做朱瑞生啊。說着。又望着夥計嘻嘻的笑起來。夥計把兩手向腰間一叉。側着頭。抿着嘴。不去睬他。他纔覺得掃興。挾着雜誌去了。回到寓中心想。我的大名一經載在雜誌

香 唾

飲露續錄

飲露續錄

寄塵

據英國羅素自述云：「余在北京。遇一政界中人。余問其任何職業。其人云：吾方學爲仕。余以爲是法政學生也。後問之他人。乃知其人實爲現任官吏。所謂學爲仕者。自謙之詞也。」（原文見某日報。大意如此。）按法政學生之與現任官吏。相去何啻霄壤。而羅素先生。一聞方學爲仕四字。卽就字面而尋其意義。遂有法政學生

香 唾

六

從今以後。便成了小說家了。三小姐知道我是個小說家。一定要愛我。憐我。說我是個才子。我們一個才子。一個佳人。真所謂才子佳人。信有之了。他正在很高興的想着。不防一擡頭。看見鏡中自己的影子。頓時蹙了眉尖。撫着肉瘤。嘆道：咳。三小姐雖是愛我的。可是這一個東西。伊不見得愛罷。如果不愛這個東西。連我的才。也要不愛了。這如何是好呢。想到這裏。悲憤極了。伸起手掌。向肉瘤上拍拍的打了幾下。肉瘤雖則打得搖搖擺擺。卻並不覺得什麼痛。他倒呱的一聲。又吐了一口鮮血。他覺得身子疲極了。去倒在榻上。想起身世。百感交集。把頭蒙在被中。竟嗚嗚咽咽的哭了。後來轉了一念。心想：愛情這件東西。不限貧富。更不限美醜。三小姐如果愛我。當然不嫌我這個瘡。我何必擔心呢。現在青燐雜誌已經出版。三小姐一定又要去買一本看看。看了我的作品。伊的芳心。不知怎樣喜歡。怕不要寄

之誤會。此正可見外國人之老實。而中國語言之神祕。有非外國人所能領會者也。語言且然。何況文學。人皆知聖經爲西洋之著名文學書。或問余曰。聖經何以爲文學書。余曰。聖經者。神話也。神話屬於文學之範圍。則聖經之本身。卽是文學。非特其文字優美已也。凡關於藝術之事。中國確超於外國之上。如麻雀一物。在中國人視之。比圍棋簡單多矣。然在外國視之。則比撲克爲複雜。又如烹飪一事。無論何

封情書來約我。或者差個婢女來招我。那時我們可以……想到這裏。不覺啾啾的笑起來。又想我不要一相情願。我的大名雖則在這雜誌上登載起來。但是三小姐那裏知道我就叫做朱瑞生呢。伊如果不知道。我這一則補白。就徒費心血了。他想起這層。又不覺緊繃雙眉。連連嘆息。一會兒忽然精神抖擻。跳下床來。嘻嘻的笑着。好好。這個方法好極了。說着。提起筆來。在一條紙上寫着朱瑞生寓在樓上七個很大的字。去貼在大門口。回到樓上。心想這麼一來。三小姐就可以知道我就是朱瑞生了。忽地耳鼓中。度進一陣歌聲。很覺嬌媚。倚在窗檻望去。正是三小姐坐在窗前。踏着琴唱歌。一時高興極了。不覺提起了破沙喉嚨。胡亂的唱着米沙沙拉沙。讀來米西來讀……在他的意思。想要使三小姐聽得。知道自己也能唱歌。可是三小姐並不聽得。卻被兩個小孩子聽得了。小孩子正在他的門前

國皆不及中國之美。此爲全世界人所公認者也。然麻雀之雜複。烹飪之美。此淺而易知也。至如其他藝術之優美。有非門外人所能領略其妙處者。因不能知而遂以爲不足取。豈不冤哉。

蟹體中有骨。其形絕似老僧。鬚眉畢現。凡食蟹者。當皆知之。無俟吾之多言。但其理殊不可解。吾嘗問諸多人。皆無圓滿之答復。惟一釋家之答案。較爲有理由。其言曰。萬物皆有佛性。皆知念佛。而念佛又卽成佛。蟹體中

用小竹竿黏了紙。當做旗。來來往往的游玩。聽得他在樓上唱起歌來。站住脚仰面望着。笑嘻嘻的和着唱道。米沙沙沙。拉拉東洋車。……他低頭一看。認識他們是三小姐的弟弟。不覺觸動了一計心。想三小姐雖則知道我叫做朱瑞生。可是這期的青燐雜誌。伊買不買還不可知。不如就把我買來的這本雜誌。送給伊的弟弟。教他們去送給伊看。那就我的作品。伊一定可以過目了。這個機會。不要錯過啊。他就拿了雜誌。急急的下樓出門。喊道。小弟弟。你們要這本書麼。小孩子看見封面畫得紅紅綠綠。都很喜歡。搶過來要拿。他低聲說道。小弟弟。拿了這本書去。先要給你們姐姐看看呢。小孩子聽得提起自己姐姐。頓時感動了一個似解非解的意念。都呆呆的向他看着。究竟喜歡這書的美麗。一個伸手去接收。回身便奔一個追着進門去了。回到家。早已把他的囑託忘掉。你搶我奪。把這本雜誌。撕

之老僧。是蟹之念佛成佛之證也。此言無論其確否。但以此答案而答此難題。可謂新穎之至矣。

向者在學校讀書時。即聞教習言一問題。而莫能置答。屢屢思之。終莫能答。不特爲我。恐此世界上終無人能答也。其題爲何。曰。雞生蛋而蛋化雞。試問先有雞而後有蛋乎。或先有蛋而後有雞乎。此問題想讀者或亦聞之而不能答者也。余昨乃忽思得一答案。略有理由。爲記於此。以博一笑可也。答案曰。照達爾文學說。一切生

飲露續錄

做數十張。黏成了許多旗。在廳堂上追逐遊戲。一會兒頑得厭了。一併拋在地上。又到樓上頑去。一個老僕看見字紙滿地。連呼罪過罪過。低身去收拾起來。投在字簍。可憐他回到樓上。不見三小姐在那裏唱歌。以爲正在把自己的作品。靜靜地念讀。一時喜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不住的在房中打旋。幾乎要發狂了。

從這天起。他已有一句睡不着覺了。他的病又一天重似一天。人家替他着急。他依舊毫不關心。他所最關心的。是三小姐那裏。可有好消息傳來。他鎮日價眼巴巴的望着。什麼事情都不能擾他的心曲。後來病態實在沉重了。他有些心慌。纔又到外面去就醫。這天從醫生家回來。登上電車。一擡頭看見三小姐同婢女也坐在那裏。覺得神經一震。兩脚晃了幾晃。幾乎倒栽下去。連忙搶了一個座位坐下。卻巧這個座位對着三小姐。雖則接近了芳容。心中暗暗僥倖。可是

香睡

物。皆由逐漸進化而來。可知雞之爲雞。其初本非雞也。乃他種較低等之鳥也。又其初並非鳥類也。乃他種動物也。當其未成雞之前。所生之蛋非雞蛋也。當其未成爲鳥類之前。且不生蛋也。由此而言。則必先變成鳥類也。而後生蛋。先變成雞也。而後生雞蛋。故知先有雞而後有雞蛋也。於是此雞題乃得一答案矣。未知有當否。姑質諸讀者諸君。願有以教我。

有一學生。將往外國留學。或英或法。莫知所從。走訪於余。問余曰。往何國

心頭突突的亂跳。不知怎樣是好。舉動之間。未免露出侷促的狀態。來。他想三小姐既是知道我是個小說家。我應當做出斯文的模樣。纔是名實相符。他就把背脊挺得直直的。頭頸伸得高高的。兩手合在膝上。兩眼看着鼻子。動都不動。可是他雖則不動。電車走動得很快。把他的身顫動起來。他身子顫動。那個肉瘤也跟着顫動。那婢女向三小姐耳語道。他就是住在我們對門的。頭頸裏生的這件東西。倒很有趣。三小姐向伊睨了一個白眼。低聲道。你去管他。婢女依舊嘻皮嘻臉的耳語道。這樣的搖擺不定。倒好像一隻豬耳朵呢。三小姐嘆喏一聲。禁不住笑起來了。他聽了聲音。擡頭一看。見三小姐正在望着自己笑。他消受了這個笑。覺得全身的筋肉都緊張了。心上感受着一種說不出的快美。心想古人一笑千金。何等貴重。三小姐是閨閣名媛。當然不輕易向人笑的。現在伊向我笑了。可見伊已經

往。其擇一冷僻之國而往乎。庶幾有別於一般留學生也。余隨口答曰。往瑞士何如。其人曰。甚佳。又問曰。將學何科。農耶商耶。吾不知瑞士以何事著名。余曰。瑞士以製造鐘著名。君其往學製鐘表可也。學成歸國。凡我家舊鐘表之欲修理者。其生意即照顧汝矣。言罷。相與大笑。

余前嘗作詩意若干首。載於小說世界上。詩意者。有詩之意味。而非詩所能寫出者也。故名之曰詩意云。有厲君南溪。讀而善之。亦作畫意若干首。

飲露續錄

拜讀我的大作。知道我是個小說家。因為愛上了我。纔有這個表示。啊。他想到這裏。感激的熱度。一時漲到沸點。因為礙於同車的人。究竟不便出醜。不然。他要跪下向三小姐磕頭了。他看看電車將近自己寓所。心想三小姐既是給我一個表示。我如果沒有表示來答復。這未免不近人情罷。他就振作了勇氣。花迷着淡紅的眼睛。露出了濃黃的牙齒。鼻子裏嗤嗤作聲。看着三小姐笑起來了。三小姐以為他是對門鄉鄰。見了面笑着。也好比是點頭招呼的意思。倒並沒有深刺的印象。雖則不去理睬。臉上卻很和悅。到了那裏。同婢女下車回家去了。他也跟着回寓。覺得身子很輕鬆。急急的倒身榻上。把頭蒙在被中。從頭至尾。細細地去咀嚼那當時的情景。

隔了數天。他正躺在榻上。忽聽得對門一陣悲傷的哭聲。好似三小姐的口吻。很覺奇怪。心想三小姐素來活潑潑地。很有興致。怎麼哭

香 睡

畫意者有畫之意味。而非畫所能寫出者也。故名之曰畫意云。其中頗多佳構。吾惟記其一首云。亂鴉如千點。墨。遠樹似一痕煙。然竊以爲此兩句。苟刪去如字似字。卽成兩句律詩云。亂鴉千點墨。遠樹一痕煙。不知南溪先生以爲如何也。

文字不過是一種死符號。死符號無論如何。終難於表演活心靈。善爲文者。亦不過能達到其最高之程度耳。（指所能到之程度而言。最高程度以上。尙有不能到之地位也。）故余

了。難道伊受了父母的拘束。沒有方法來同我接近。所以哭了麼。難道伊正在寫情書給我。不防被伊父親看見。受了訓斥。所以哭了麼。難道伊探知我害病很重。疼痛起來。所以哭了麼……他這樣的胡思亂想。卻捉不到一個頭緒。只是不住的嘆息。後來住在樓下的一個老婆子上來看他。他問起對門哭的是誰。婆子道。就是三小姐呢。他立時坐起身來。圓睜着眼睛問道。果然是伊麼。伊怎麼哭了。婆子笑道。這也不干你事。何必這樣關心。方纔我問起對門的傭婦。纔知道底細。據說伊的父母要替伊配親。男家正場。是洋行買辦的兒子。有數十萬家私。如果嫁了過去。一生享用不盡。可是伊不願意。同父母爭執一番。所以哭了。他問道。伊爲什麼不願意呢。婆子道。據說伊已經有了心愛的人了。這句話在婆子輕描淡寫的說着。可是他經不起一種劇烈的感觸。把手撫着胸頭。噎了幾噎。向前一衝。噴出一大

有句云。簡單的文字。怎能達得出幽深的懷抱。

余新居稍爲幽僻。窗前爲狹巷。隔以短牆。牆之外則有古墳。是可謂與鬼爲鄰也。然久居上海人煙稠密之地。吾早已厭其喧囂。得此鬼鄰。吾實覺別有幽穆之趣。何必避哉。遂卜居焉。况古墳之外。登樓一望。尙可見遠樹數株。矮屋幾點。亦有紅樓一角。隱約露於疎枝密葉間。此尤可喜者也。移居既定。遂入市購一大鏡子。懸於對窗之壁上。於是窗外之遠樹矮屋。都

飲露續錄

口鮮血來。眼皮一翻。身子向後倒下。竟昏厥了。嚇得婆子手足無措。大聲喊叫。樓下趕上幾個同居的人來。一面去喚他的親友。一面把盞湯向他灌進。不多一回。他纔甦醒。張眼看了看衆人。依舊閉下。自言自語的低聲說道。伊心愛的人。自然是我了。洋行買辦的兒子。雖則有錢有勢。究竟是個俗子。我是個小說家。小說家就是才子。才子佳人。當然是一對佳偶。伊所以愛我。不願嫁那俗子。正因爲我們是一對佳偶。啊。咳。伊爲了愛我。以致同父母爭執。將來如果我們能如願發生了。三長兩短。我那裏對得住伊呢。衆人聽他喃喃的說着。也辨不清是什麼。隔了一回。他很興奮的說道。就是我爲伊死了。也是甘心。喘了幾口氣。又道。不過伊聞知我死了。不知要怎樣傷心。恐怕悲哭還是小事啊。咳。我在九泉之下。那裏能夠安心呢。衆人雖則聽得清楚。卻摸不着頭腦。以爲是囈語罷了。後來他的親友都已

香睡

收入鏡中而成一幅天然畫矣。

呵呵小錄

逸梅

西人以十三數為不祥。或曰。當以念四為大吉。予不解詢之。曰。西人動輒曰念四。Yes。則可知念四為大吉矣。

某甲欲印一書。詢價於印刷局。某甲嫌價大局員曰。初版有排字手續之勞。故價不得不稍貴。若二版則廉矣。某甲曰。我即印二版何如。

趕到。看他病態險惡。急忙去請了幾個醫生。想替他救治。但是醫生到來。沒有什麼話說。都搖着他們的頭。

明天早晨。那門上貼着朱瑞生寓在樓上字條的屋中。一個鼓手吹着喇叭。咪咪嗎嗎的前引。幾個槓夫。槓出一口沒有加漆的棺材來。原來朱瑞生已經改寓在棺中了。那時不知三小姐爲了什麼事情。雲鬢蓬鬆。星眼惺忪。從旅館中回來。剛到家門。卻巧逢見那口棺材迎面槓來。吐了一口唾沫。自語道。真是觸霉頭。大清早晨。就看見出棺材。說着把手帕掩了鼻子。側着頭推門進去了。行人來來往往。把馬路上三小姐吐的一口香唾。漸漸地踏去了。卻不知這是朱瑞生由用情而得到的一件最後謝儀。

介紹

工商新聞由王鈍根先生主持輯務。後頗有精采。承按期惠賜一份特誌謝。兼爲介紹。(羣)



說小世諷

後嫁之懺悔

廬·瞻·程·

上海各大日報之封面大號鉛字刊登一「尤悔民先生出殯」之訃告於是
 悔民先生三嫁之歷史乃一一披露於公眾訃告中所列銜條有清封奉直
 大夫某省某某縣知縣有洪憲大典籌辦處委員有公府顧問官及某省某
 某縣知事字裏行間表明此地下新鬼在世時閱人已多一嫁於滿清再嫁
 於洪憲三嫁於民國一生行述固以善嫁稱者也然而悔民在處子時代固
 有志於守身如玉抱一畢生不嫁之主義旋因情欲衝動迫於生理上之要
 求不得不變易初志一作紅羅幕首之新嫁娘一而再再而三荏苒光陰行
 將就木當奄奄一息之時良心上忽復其固有之光彩曾舉種種懺悔之詞

後嫁之懺悔



嫁後之懺悔

爲。兒。子。告。且。遺。言。身。後。弗。事。鋪。張。計。告。上。祇。書。中。華。民。國。公。民。以。泯。其。三。嫁。之。痕。跡。而。其。子。弗。能。從。以。爲。不。列。銜。條。不。足。以。昭。其。父。之。闕。且。其。親。若。友。都。從。愿。之。亦。謂。不。列。銜。條。不。足。以。昭。乃。翁。之。闕。於。是。乎。悔。民。三。嫁。之。歷。史。乃。大。刊。特。刊。於。日。報。之。上。世。俗。對。之。不。引。以。爲。羞。且。嘖。嘖。焉。稱。羨。其。遭。遇。可。慨。也。

著者草此嫁後之懺悔。理當追叙悔民懺悔之語。以介紹於閱者。顧着筆之先。即發生一文字上之疑問。不得不多費數行墨汁。以解決此疑義。夫此次奪標小說。既以嫁後爲標題。望文生訓。當從嫁後之婦人着想。而不脫一情字之範圍。吹簫月下。織錦樓頭。作豔情小說可也。乍圓鴛夢。忽唱驪歌。作怨情小說可也。

二

也。情海翻瀾。愛河掀浪。作哀情小說可也。夫既無良姑。又作惡作苦情小說可也。著者乃掃除此種種言情之作。而開宗明義。即以「老宦僚爲書中主人。豈以今之官僚大半行妾婦之道。故宦海狀況不妨即以嫁後云云稱之乎。然嫁字有女性作用。爲婦人字典中之名詞。今乃借作服官之用。意雖可通。未免荒無故實。著者其何說之辭。著者曰。吾固有說焉。吾將委託毛錐子大律師。檢出幾千幾百條之條文。以圓吾之說。列子云。『國不足。將嫁於衛。』嫁於衛者。仕於衛也。蔣子萬機論云。『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再嫁者。再仕之謂也。是嫁字明明有男性作用。且爲官僚字典中之名詞。後漢書逸民傳云。『處子耿介。羞

與卿等相列。一處子指處士而言。吾於悔民未仕時稱之曰處子。既仕時稱之曰嫁後。在在均有根據。文字上之疑義既經解決。而悔民嫁後之懺悔於是乎開幕矣。

悔民在處子時代。心本赤也。一嫁於滿清。則由赤色良心變而為褐色。良心再嫁於洪憲。則由褐色良心變而為灰色。良心三嫁於民國。則由灰色良心變而為炭色。良心良心而成黑炭。在理不可滿濯。然鐘鳴漏盡。殘喘僅存。當人鬼過渡之時。而良心乃漸漸回復其色彩。由炭色而復為灰色。由灰色而復為褐色。由褐色而復為赤色。平日之陰謀詭計。至是悉成幻夢。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迫於死神之要求。而良心乃

嫁後之懺悔

有正確之供狀。維時一燈慘淡。四壁陰森。悔民偃臥榻上。面色如紙。旁坐一傭婦。知主人變。在頃刻側耳聽。急促之呼吸聲。而目光則注射於壁上之掛鐘。將藉是以驗絕氣之時刻。願悔民之氣雖促。而發聲機關尙堪一試。其最後之效用。因語傭婦曰。良幹何在。我有言相屬。傭婦亟呼曰。良少爺速來。主人有言相屬也。良幹正傾箱倒籠。搜覓其父之儲金。所得者殊未贖其慾望。忽聞父召意。乃大動。謂將有遺囑指示。其藏金之所在。亟至病榻前。立而聽命。悔民見子至。乃一一舉其良心之供狀。為良幹告。且喘且語。時有斷續。著者為筆下便利起見。僅概括其語著之於篇。閱者須知悔民作此語時。固異常艱困。不若下文之

嫁後之懺悔

纒纒如貫珠也。

悔民曰。兒乎。吾將一瞑不視矣。吾倘死於二十年前。猶是一高尙純潔之處子身也。昔日不死而死於今日。所死者非久歷仕途之尤悔民。乃人盡可夫之賈淫婦耳。已矣。尙何言哉。吾作秀才時。見清季綱紀不振。官吏寡廉鮮恥。若賤娼然。意竊羞之。曾有一餓死不作賊。凍死不作官。之宣言。爾時之態度何等光明磊落。旋因親戚偶躋顯要。權勢炙手可熱。意不能無動。而親戚又來書勸。駕謂子倘入仕途。不患無與援。吾於是拋棄秀才時之主張。竟於脚躡手版中。覓生活。賴親戚之力。數年得任縣令。在任時。初猶希爲循吏。旋受環境之引誘。乃同化於一般貪官污吏。

四

曾因求媚上官。濫殺一平民。評爲黨人。至今思之。輒心慄。此吾第一度嫁人之成績也。光復以後。吾賦閑家居。閉門思過。有終焉之志。居數年。洪憲帝制之議。轟動一時。攀龍附鳳者。誠懼誠怵。紛紛上勸進之表。吾時不慣。無郎函圖。再醮以泥。首稱臣之結果。得爲大典籌辦處委員。踵事增華。濫用無度。會有黨人反對。帝制謀炸大典籌辦處。以洩民情。憤吾偵得之。亟向當局者告密。逮捕令下。而六七慷慨之青年。竟遭駢戮。此吾第二度嫁人之成績也。帝制取消。吾亦罷官返里。宦囊充物。面團團可作富家翁矣。願吾身已成水性楊花之賤婦。飽暖則思淫。慾何可一日無。郎百計鑽謀。得任公府顧問。官復出爲某縣知事。吾

於是依附赫赫炎炎之大軍，閹剝取人民膏血爲軍閹壽某村剿匪之役，吾實爲司令，良民之死於炮火者，可數百人，村民財物爲軍士擄掠殆盡，而吾乃虛飾戰報，有「斃賊數百，村民歡聲雷動」等語。此吾第三度嫁人之成績也。三度嫁人，積得許多造孽錢，吾又何曾久享汝母既前歿，吾所納之妾曰輕輕曰盈盈曰嬌嬌曰嫋嫋，又先後席捲金珠，隨所歡以遠遁。吾之宦囊損失過半，汝又善揮霍，銷金之窟，日夜流連蕩家，傾產爲期不遠，吾年未五十而死神已臨。我身末日將至，百念俱灰，在此最後五分鐘而良心乃迫我，以供狀，我眼光將散而牀榻，楊枕席悉爲冤魂所包圍，吾身雖死而吾之魂魄，猶將受無窮之苦痛。

嫁後之懺悔

末日懺悔懺悔已遲，一失足成千古恨，已矣。夫復何言？吾死之後，慎勿披露我三嫁之頭銜，以益我醜，但求加我以公民之稱，于願足矣。遺產不及萬金，由汝揮霍以消滅我之罪惡兒乎？三度嫁人之賣淫婦，從此去矣。

濟羣先生披露「嫁後……」題目時，曾有其他種種觸類旁通之宣言，則嫁後二字，卽不屬諸婦人，亦無妨礙。因援「觸類旁通」之例，泚筆草「嫁後之懺悔」以備一格，著者附註。





嫁後的第一節

徐卓呆

(上)

一位年約二十一、二的女教師，手裏提着一只扁形小皮包，推門進去向樓下廂房內一位主人似的婦人，微笑着點點頭，上樓去了。這樓下的女主人，年約二十七、八，正坐在一只書桌前面，那上樓去的，乃是附近某學校中一位女教師，叫做費董姑，租伊樓上一間房間住着一回兒，這女教師換去了裙子，走下樓來，坐在這女主人的旁邊，女主人在那裏寫什麼，便攔着筆，說道：「董姑，今天你怎麼校中出來得很遲啊？」那女教師答道：「今天有人來演講，我聽完了纔走，所以遲了。」女主人點頭道：「原來如此。」那女教師又說：「今天請來一位演講的人，一向却從沒有見過，講的是理想的家庭，真是一位理想極高的人啊。」女主人默然，女教師又道：「我很佩服此人，你也常去聽聽，豈不好呢？」女主人嘆道：「這些事情，我本來很高興的，但是現在一點也沒

有這種興趣了。女教師問道：這是什麼緣故？女主人說：雖沒有什麼緣故……伊說不下去。女教師莫明其妙。二人便暫時默然。女教師又瞧見女主人桌上正起着稿子，就問道：你寫些什麼？很長的女主人笑着說：無聊之極。任意寫寫。掣來消遣的。女教師便湊上去看着說：很好啊。噯，是小說麼？待我來拜讀。女主人急道：不行，還沒完咧。女教師說：是何等樣的材料呢？女主人說明道：從前我也向你談過一次的。我與我丈夫分離的事實，想拿來化做小說啊。女教師道：原來把你夫婦二人的事來做骨子，那是用你那一枝妙筆寫起來，必定悲傷得可以買讀者幾滴眼淚了。女主人說話雖如此，不過照着事實直寫，總難成好的小說。女教師搖頭道：這也恐怕未必罷。女主人說：我被丈夫拋棄了，單單一個人獨自哭着寫出來，那裏會有滋味呢？女教師倒聽得有興了，又問道：那麼你打算改成怎樣的情節？先講給我聽聽啊。女主人說：我的意思是打算從我學生時代的理想寫起，一心想做文學家之妻，要去實行這理想，然而我們的理想竟不容於今日的社會，遇着生活上的迫害，在眼淚中分離了。總之想把丈夫的無情掣來，遮隱着女教師喜道：倒也有趣。女主人又說：總之把我對着他的怨恨爲了小說，只好犧牲咧。否則我自己的事很難下筆。女教師便道：不錯，或者寫得你有了小孩子，把感情強些，好不好呢？女主人點頭稱是。女教師問道：你丈夫叫什麼？女主人

嫁後的第二節

八

道。姓。盧。叫。做。挹。清。女。教。師。很。怪。訝。似。的。說。道。姓。盧。麼。女。主。人。忙。問。你。爲。何。大。驚。小。怪。女。教。師。說。沒。有。什。麼。全。天。在。我。們。校。內。演。說。的。也。姓。盧。啊。叫。做。盧。湖。村。女。主。人。說。原。來。如。此。但。是。我。那。姓。盧。的。早。已。不。在。中。國。了。女。教。師。點。點。頭。談。話。就。此。完。結。

這。位。文。學。天。才。的。女。主。人。靠。着。做。那。花。邊。來。獨。立。生。活。着。不。料。歐。戰。的。結。果。歐。洲。各。國。奢。華。品。禁。止。進。口。中。國。的。花。邊。業。銷。路。頓。時。遲。鈍。伊。在。百。物。昂。貴。的。上。海。生。活。上。支。持。不。下。只。得。將。房。屋。退。了。租。回。故。鄉。去。了。

(下)

由。上。海。開。往。杭。州。的。第。一。趟。火。車。在。開。車。前。五。分。鐘。趕。來。一。輛。摩。托。車。車。中。出。來。男。女。二。人。男。的。是。個。洋。裝。紳。士。女。的。也。裝。束。得。很。流。行。這。男。子。新。從。美。國。回。來。乃「新。家。庭」雜。誌。的。社。長。盧。湖。村。女。子。是。醉。心。此。人。理。想。家。庭。論。的。女。教。師。費。董。姑。盧。湖。村。買。了。兩。張。赴。杭。州。去。的。頭。等。車。票。急。忙。上。了。車。也。就。開。發。到。剛。過。龍。華。女。的。正。正。衣。襟。靠。在。盧。湖。村。身。旁。說。道。我。不。知。怎。樣。心。頭。很。跳。湖。村。說。那。受。累。了。第。一。趟。火。車。心。裏。未。免。急。些。因。此。便。弄。得。心。跳。咧。董。姑。道。我。一。看。時。候。趕。不。及。打。算。遲。一。趟。了。你。一。定。要。這。一。趟。啊。湖。村。說。然。而。時。刻。恰。好。總。算。趕。到。了。女。的。問。道。大。約。什。麼。時。候。可。到。西。湖。湖。村。道。是。啊。十。二。點。鐘。光。景。火。車。可。抵。城。站。再。雇。了。

車子到湖濱去找旅館。董姑道：我們在旅館中休息一下，今天還來得及遊玩的咧。湖村道：我們先在湖上遊玩這麼三四天，然後再去玩山上罷。其時二人都含着笑容，火車漸漸增着速度前進。一回兒二人又談起來了。女的道：你那雜誌這一次在什麼時候出版？男的說：本來是規定的二十五日，我打算提早些出版。所以此番旅行，也不能耽擱長久啊。董姑又說：這一次我也來做一篇罷。湖村道：你想做些什麼？董姑低着頭不做聲，只是微笑。湖村又道：做些何等的東西？這一次的旅行記麼？董姑道：不曉得做出來行不行。湖村道：新婚旅行日記，既是自己本人做的，自然都是事實，先有不少的趣味了。董姑笑着說：你不怕被人家當笑話麼？湖村說：可以不用真姓名啊。董姑又笑了。這旅行中都把笑來包圍着。在這一天下午一時，光景一對新夫婦已在西子湖邊咧。

第六日，二人在山上遊玩，走得有些力乏時，路過一所尼庵，打算進去休息休息。於是推門進去，一個尼姑見有遊客入內，便去端兩碗茶來。董姑對那尼姑臉上，看時不禁二人都是哎喲的一聲。董姑回頭看丈夫時，那知盧湖村已不知去向。這新出家的女主人向董姑道：你曉得他是什麼人？第二次該輪到董姑來做分離的小說了。不知伊有些什麼事實，就從這尼庵開場，做伊嫁後的第一節麼。

說小情奇



女貞的後嫁

和·太·許·

喂。讀者諸君。可知道奴是個甚麼人。哼。奴若不說。諸君也未必猜得著。奴就說了罷。奴是個嫁後的貞女呀。咦。錯了。錯了。既說是貞女。理應不嫁丈夫。既嫁了丈夫。怎麼還可以充貞女。像一般假道學的老沒臉。充亡清遺老呢。咳。諸君那裏知道。奴雖已嫁了丈夫。然而宮砂未褪。太璞仍完。依舊是個處女。諸君若不嫌煩絮。聽奴把數年來嫁後的經歷。約略宣布一番。也許諸君肯承認奴自稱的貞女兩字。是確切不移哩。

奴姓江。閨名醉紅。在十六歲那年上。嫁了奴的丈夫薛天閑。這頭婚姻。奴與他完全不會做絲毫的主張。因為奴的父親。遊宦湖北時候。與他的父親是老同寅。說得投機。而且看見他相貌甚好。他們倆就此訂了婚約。其時我和他都在青梅竹馬時代。不要說婚姻問題。夢裏也想不到。就是一面也不會相見過。等到後來。方始知道奴已有了婆婆家了。奴平素極佩服父親是個眼力很高的人。他所選的東牀坦腹。總不差謬的。天天心安意穩的。如小鳥依人。在父母身邊。做那癡憨憨

的小姐們。

光陰飛一般的快。眨眨眼早到了于歸的吉期了。奴這時候的一寸芳心裏。好像有十五隻吊桶。在那裏吊。七上八下。弄得不知所可。眼看着奴的父母。督着哥哥嫂嫂。男女僕傭。忙忙的料理粧奩。奴嫂嫂又時時向奴說趣話。害得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得一溜烟溜到房裏躲了。吉期既屆。奴便在軍樂聲中。到了他家。從此奴的姓名上。便冠著一個薛字了。嫁了過去。自有一番的熱鬧。不必細述。我們倆雖是初次相見。那感情却很好。他的家庭甚是簡單。除了他的父親。只有一位姨娘。性情甚是賢淑。奴的婆婆早已去世。他是個獨子。既無姊妹。又無兄弟。到也清閒。

嫁後的貞女

的很。他因為老父鍾愛。所以中學畢業之後。便不升入大學。在家幫着處理家政。他的面目非常清秀。倘使化粧起來。簡直是個絕妙的美人兒。他的性質又非常溫潤。家中姨娘以及僕婢。沒有一人不喜歡他的。他最歡喜研究醫學及繪畫。閒着沒事。便借此消遣。消遣。在那蜜月裏頭。成日價賴在奴房裏。把奴橫看側視。細細的領略。一面鋪陳着畫具。拈着筆。調着色。把奴的種種態度。逐天逐天的繪將出來。到滿月時。足足寫了三十幅的時裝美人圖。他笑問奴說。這幾幅圖。便算是蜜月中飽餐秀色的紀念品咧。奴也笑道。怎麼不畫個雙影呢。他又說得好道。我却自慚形穢啊。閨房之樂。有甚書眉。古人的說話。真是不錯。

只是他雖然噓寒問暖握手聯肩。但窺察他的神情。似乎有一種失望的態度。現於眉宇之間。這失望的原因。是對於奴呢。還是對於自己。却使奴莫明其妙。奴使用種種方法去試探他。調查他。不消幾天工夫。奴就此明白了。原來他的失望。是對於自己的。他是個天闊的可憐人。所以他對於我有時學。熨體的。苟郎。有時行歐西的愛吻。而終不及於夫婦之好。唉。他真不幸極了。

他失望的原因。既被奴調查着了。奴不但不厭惡他。反而增了一層的憐愛。以為人生遇此缺憾。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應該可憐。他不應該鄙薄他。況且夫婦之間。本來是講愛情的。真摯並不是專論肉慾的古

人說。茫茫天壤。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他對奴的情愛。萬分誠摯。調護萬分。周到真可稱得。知己精神的愛。純潔高尚。比較肉慾的愛。高出萬倍。所以奴對他也十二分婉順。還記得有一次。他在那裏讀醫書。奴倚着他肩頭笑道。阿郎既博通醫學。怎麼連自己的缺憾。尚不能彌補。素問難經。豈非徒勞誦讀嗎。他回頭向奴蹙着眉頭。只不則聲。奴一轉念。方纔覺得語言太過。未免大傷厥心。便把別的話岔開了。免得他悒悒不樂。後來他一次救奴於水。一次拯奴於火。都是奮不顧身。足以表示他對奴摯愛的心意。奴也沒得說。把這顆心。交給他了。春花秋月。辜負年年。荏苒光陰。却似白駒的過隙。我們倆的愛情。也就如膠粘漆。

固。永。久。不。渝。精。神。上。二。十。分。愉。快。便。忘。了。事。實。上。的。奴。不。愧。是。個。嫁。後。的。真。女。呀。阿。郎。歸。來。了。奴。要。去。陪。缺。憾。家。中。人。見。我。們。的。形。影。不。離。也。無。不。讚。歎。以。為。他。午。餐。哩。



亞光

▼ 社會小說 ▲

嫁後兩年中

蔣吟秋

凌琴心是城東凌少卿的女兒。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家裏只有父親母親和他自己三個人。所以他一向主張不嫁。願意終身侍奉雙親。少卿夫婦又因只此一女。真個

愛若掌珠。琴心既以子職為己任。而二老也就把琴心當男兒了。琴心天資聰穎。性情活潑。所以從城東女學畢業了業。也就升到一個女子中學。好在朝出暮歸。定省晨

昏。恆博堂上的歡心。那時少卿又被選了省議士。家况稍裕。意境也還不惡。少卿除了赴省集議以外。仍是家居的時候為多。一家融融。頗極家庭之樂。咧。

嫁後兩年中

131

嫁後兩年中

那年琴心在女子中學又畢業了。少卿在本省也很有名望了。里中張世禮慕少卿做了民意代表。能常和官廳接觸在本地方已很有勢力。又愛琴心的學業品貌。更和他兒子年齡相近。遂欲和少卿聯姻。以達他慕熱羨利的素願。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少卿雖然膝下無兒。愛女若子。然長此不嫁。終不是個道理。況且琴心年紀已經二十多了。外間來求聘的也很有幾處。少卿想苟得佳婿。將來半子

收成。或以外孫作己孫。也是一個辦法。所以當張世禮爲他兒子託人說親的時候。少卿也不徵琴心同意。僅和老妻商量。竟一口應允。那琴心的不嫁主義。却已不能成立了。

琴心是一向順從父母的。什麼事都不肯違背的。所以從前雖想不嫁。此刻父母既瞞過了他。把他許了張家。他知道後。又不願拂逆堂上的意思。況且聽說訂婚的時候。說明將來或有所出。即把第一個

一四

小孩。回到母家。作爲孫兒。俗所謂回香男。那末二老晚年。聊隨抱孫的願。凌姓祖先可免絕嗣的慮了。再三思量。也就很抱樂觀咧。那天琴心和張家兒結婚了。車馬盈門。鼓樂喧天。燈紅酒綠。盛極一時。父親的親戚故舊。沒一個不來道賀。伸歡。琴心爲少卿的獨養女。故此出開場面極闊。裝奩也着實可觀。鄰里之間。沒有一個不嘖嘖稱羨。都道琴心好福氣。琴心到了張家。上而翁姑。中而妯

變。下而婢僕。都因他。裝。奩。來。得。豐。盛。父親。又有。勢力。所以。待。他。很。好。琴心。不時。回家。省。問。雙。親。并。告。嫁。後。的。情形。少。卿。天。婦。見。女。兒。嫁。得。不。差。也。就。笑。嬉。嬉。對。琴。心。說。吾。們。輔。一。生。心。血。教。養。你。成。人。現。在。嫁。得。如。意。郎。君。也。算。不。枉。我。們。的。辛。苦。了。琴。心。也。說。些。感。德。不。忘。的。話。兒。樂。得。二。老。益。發。嘴。都。合。不。攏。來。這。是。琴。心。嫁。後。的。極。樂。時。期。

失。起。火。來。少。卿。又。恰。赴。省。開。會。不。在。家。裏。少。卿。的。妻。子。和。一。個。女。傭。聞。警。而。起。火。已。燎。原。不。多。一。刻。少。卿。那。所。屋。子。全。爲。祝。融。氏。收。拾。而。去。一。切。軟。硬。東。西。盡。付。一。炬。及。到。少。卿。得。信。回。來。氣。極。而。病。因。爲。家。裏。除。此。一。所。房。屋。之。外。既。沒。有。田。產。又。沒。有。積。蓄。近。幾。年。來。東。西。奔。走。稍。有。所。獲。又。爲。一。火。蕩。盡。自。念。平。生。從。沒。有。受。過。人。間。造。孽。錢。何。來。此。種。浩。劫。呢。少。卿。一。病。半。年。等。到。病。愈。起。來。省。會。已。經。改。選。少。卿。

既。在。病。中。自。然。不。能。奔。走。當。選。但。是。一。火。之。後。衣。食。無。着。祇。得。重。理。冬。烘。生。涯。借。以。糊。口。張。世。禮。家。自。從。琴。心。母。家。經。此。磨。折。以。後。覺。得。他。們。經。濟。漸。漸。竭。蹶。起。來。況。且。少。卿。此。屆。省。議。員。又。不。幹。了。那。權。勢。二。字。更。談。不。倒。所。以。對。待。琴。心。頓。然。改。變。態。度。琴。心。也。覺。得。平。時。寵。愛。我。的。翁。姑。如。今。却。冷。淡。了。平。時。諂。諛。我。的。妯。娣。如。今。却。輕。視。了。平。時。奉。承。我。的。婢。僕。如。今。也。用。狗。眼。來。看。人。了。才。悟。得。以。

前的快樂都隨着那勢利二字一齊過去。但也不願告訴堂上。有傷二老的心。只有隱忍在肚裏罷了。琴心在次年的春天。竟生了一個兒子。少卿夫婦得了喜信。稍展眉頭。那湯餅筵的一天。還勉強送了些照例東西。不過沒有像以前的闊綽罷了。小孩由世禮題名叫做永馨。琴心想到馨兒大後。將來歸宗凌姓。可以稍輕女兒的愆。少卿夫婦也欣身後有託。死後不致為無後的鬼了。

馨兒出世。不到三個月。少卿喘疾大發。竟然脫離塵世。可是喪事沒有人主持。琴心請世禮父子。代那老母料理。論到親誼。當然不能推辭。世禮初竟不允。後來勉強答應。琴心遂把馨兒作為承重孫。將要印上帖式。豈知世禮忽反前議。一定不允。琴心道。此事在定婚的時候。早已說定。那能食信。世禮堅執不肯。說倘要馨兒歸宗。你也回娘家去罷。琴心聽了。好不憤慨。一想。翁既如此勢利。也不願做他媳婦。便

決然應道。既然如此。我和馨兒同行好了。琴心既出了張姓那喪事。便無人過問了。只得向各處借貸。勉強成殮。那天親族朋友到的。寥寥。星可見。世態炎涼。還不僅張世禮一人。嗚呼。喪事草草了結。琴心和老母正是悲傷無限的時候。那世禮父子竟同了一位律師來。和琴心正式離婚了。距離結婚那天。正不過兩年罷。既

敬告學生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
世界書局

(新書出版)

欲求書寫工整

選帖務宜精明

世界書局新出的

『名人真蹟字帖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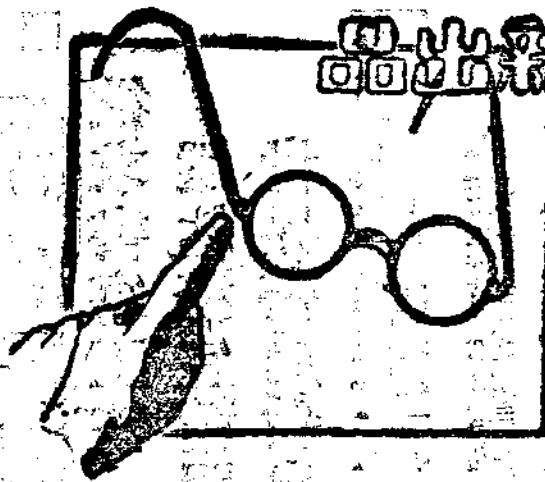
- ▲結搆謹密筆勢挺拔
- ▲奇偉瘦勁各擅其長
- ▲人手一編專心臨摹
- ▲用功百日揮毫如意

下列各書
每冊有文
俱附法一
具用書學
篇學法學
訣一篇廉
售價七折
照碼函購
外埠加洋
寄費代用
郵票通用
十足

楷中	楷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大	大	大
等慈寺碑精華	衛景公武廟碑精華	楷虞體精華	楷褚體精華	楷歐體精華	楷歐體精華	楷顏體精華	楷柳體精華	楷顏體精華	楷顏體精華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全書一册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電鑲鉸鍊

新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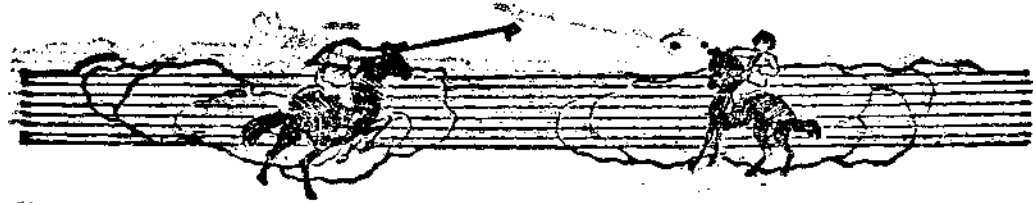


魯克眼鏡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
◁電話中央七四六四▷

本公司發明魯克式電鑲鉸鍊眼鏡
 耐用堅固輕巧合宜另又新出一種
 (科學保光鏡)一副鏡架能掉多副
 鏡片輕而易舉靈捷異常不論遠近
 斜散等均可配合本公司且備有新
 式驗儀械驗光主任乃係美國光學
 專家專科債棧詳加檢驗故所製各
 種科學眼鏡自能使戴者十分滿意
 而補助目光之利益偉何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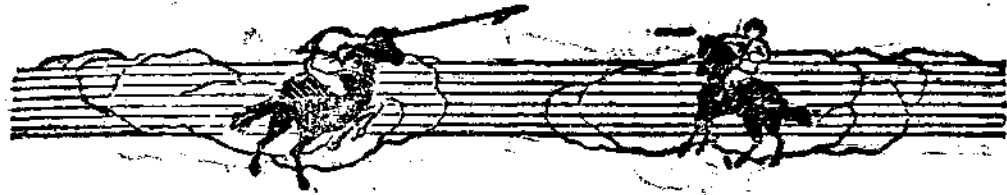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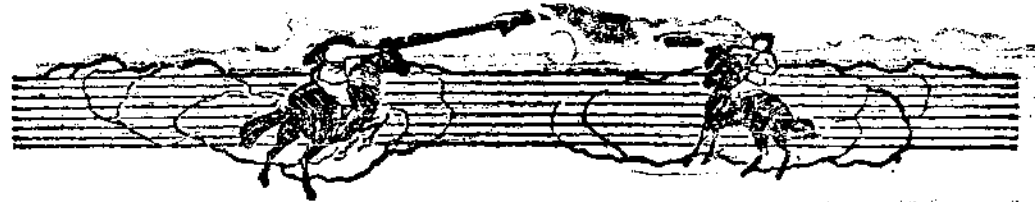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二十七回 光明婢夜走桂林道 智遠僧小飲岳陽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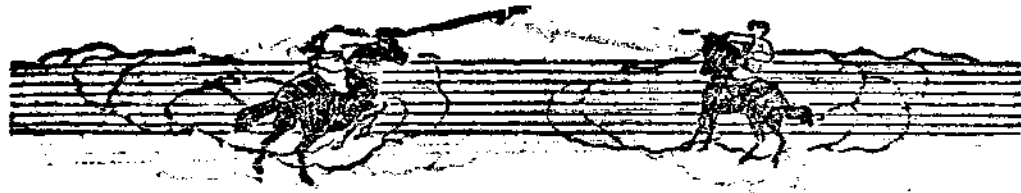
話說光明揚手止住唐采九道。不要緊。外面吵鬧的。夾着馬叫的聲音。必是有無賴之徒。見馬背上馱着兩包珠寶。馬的韁索。不曾繫好。又沒有人看管。以爲是可以牽得走的。他們那裏知道這兩匹馬。是公子花了重價買來的。親自教了。三四年。能解人意。登山渡水。如走平地。光明說話時。店夥已走來說道。客人還不快去外面瞧瞧。客人的兩匹白馬。在門口。逢人便踢。已踢倒兩個。躺在地下。不省人事了。唐采九沒開口。光明已向店夥揮手說道。用不着去瞧我們的牲口。不比尋常。不會胡亂踢人的。你去對那被踢的兩人說。肯照實供出來。如何才被馬踢倒的。



我這裏有藥能立刻救他兩人起來。若想隱瞞以爲牲口不會說話。我就不管他們的事了。店夥聽了光明的話。兀自不明白是甚麼意思。翻起兩眼。望着光明。唐采九道。馬背上既馱着重要的東西。我們何妨去外面瞧瞧呢。光明點頭道。既是先生想去瞧瞧。也使得。於是二人跟着店夥出來。祇見門口擁着一大堆的人。兩個衣服襤褸。青皮模樣的人。倒在地上。都雙手按住肚皮。哎喲哎喲的叫喚。兩匹白馬。仍並排站在原處沒動。許多看熱鬧的人都遠遠的立着不敢近前。兩馬各睜着銅鈴般的眼睛。向看熱鬧的人瞪着。兩對削竹也似的耳朵。或上或下。或前或後的彷彿張聽甚麼。看熱鬧的人。固是異口同聲的說。奇怪。便是唐采九初聽光明的話。心裏還不免有些疑惑。這時見了這種精幹解事的樣子。也不由得心中納罕。光明走近被馬踢倒的兩人跟前。低



頭。嗟。了。一。聲。問。道。你。這。個。囚。徒。胆。量。也。真。不。小。公。然。想。偷。我。馬。上。的。包。袱。嗎。於。今。被。我。馬。踢。倒。了。有。何。話。說。你。這。兩。個。囚。徒。平。日。若。不。是。兩。個。積。賊。在。這。青。天。白。日。之。中。稠。人。廣。衆。之。地。斷。不。敢。動。手。偷。人。馬。背。上。的。東。西。非。把。你。們。送。到。衙。門。裏。去。治。罪。不。可。兩。個。人。看。了。光。明。一。眼。同。時。帶。怒。說。道。你。這。女。人。休。得。胡。說。我。二。人。去。某。家。做。工。打。這。裏。經。過。你。這。兩。匹。孽。畜。無。端。把。我。兩。人。踢。倒。在。地。你。倒。誣。我。們。做。賊。麼。你。得。拿。出。我。們。做。賊。的。憑。據。來。光。明。指。着。兩。人。道。你。們。到。這。時。還。想。狡。賴。嗎。我。的。馬。倘。沒。有。這。點。兒。靈。性。價。值。數。十。萬。的。珠。寶。就。敢。安。放。在。兩。個。畜。牲。背。上。一。不。把。人。看。守。二。不。繫。牢。韁。索。麼。這。馬。上。兩。個。包。袱。就。是。你。們。做。賊。的。憑。據。你。們。不。動。手。解。包。袱。我。這。兩。個。牲。口。決。不。至。用。蹄。踢。你。我。且。問。你。你。們。如。果。是。打。馬。跟。前。經。過。却。爲。甚。麼。兩。個。都。是。被。馬。的。前。蹄。踢。傷。可。



見得你們見財起意。以爲牲畜。沒有知覺。直走近馬鞍旁邊。兩人同時動手。解包袱。馬來不及掉轉身軀。所以都用前蹄踢你們一下。你們還想狡賴麼。你們肯依實供出來。我這裏有藥。能將你們受的傷。立刻醫好。若是還要狡賴。我惟有把你們。緝送到縣衙裏去。拷供。兩人聽光明說的。如親眼看見的一般。祇得承認道。我二人不過走近包袱前。看看。並不會動手去解。就挨這畜牲踢了。這們一下。光明笑道。却也來。你們不想解包袱。走到跟前去看甚麼。你們既承認了。我也懶得追究。當下拿出些藥來。教店夥給兩人敷上。唐采九要將包袱解下來。光明笑道。有了這兩個人做榜樣。誰還敢上前去偷包袱呢。這時裏面已開好了飯菜。唐采九與光明回到上房。唐采九問道。你剛才不是說。必是無賴之徒。想將馬牽走的嗎。怎的却知道兩人是上前解包袱呢。光明道。這



不。很。容。易。看。出。來。嗎。韁。繩。掛。在。判。官。頭。上。一。些。兒。不。會。移。動。兩。個。包。袱。都。歪。在。一。邊。自。然。一。見。就。能。知。道。唐。采。九。聽。了。心。裏。更。是。佩。服。光。明。的。心。思。細。密。將。來。治。家。必。是。一。個。好。內。助。二。人。在。火。舖。中。進。了。些。飲。食。歸。家。自。成。佳。耦。這。都。無。須。詳。述。於。今。且。說。朱。復。原。是。奉。了。他。師。傅。智。遠。禪。師。之。命。打。算。將。朱。惡。紫。嫁。給。唐。采。九。乃。事。情。中。變。倒。替。了。頭。光。明。擇。了。個。乘。龍。快。婿。他。也。祇。得。暫。把。惡。紫。的。親。事。擱。起。朱。復。是。個。要。繼。承。父。志。光。復。祖。物。的。人。因。恐。行。動。礙。眼。又。爲。是。智。遠。的。徒。弟。所。以。削。髮。做。和。尙。但。是。他。表。面。上。雖。是。個。和。尙。飲。酒。食。肉。却。與。平。常。人。無。異。智。遠。禪。師。也。是。一。般。的。不。茹。齋。吃。素。師。徒。二。人。常。藉。着。募。化。遊。行。各。省。暗。中。結。納。江。湖。豪。傑。方。外。異。人。這。日。師。徒。二。人。遊。行。到。了。岳。州。智。遠。禪。師。指。着。岳。陽。樓。向。朱。復。笑。道。純。陽。祖。師。朗。吟。飛。過。洞。庭。湖。就。是。在。這。樓。上。喝。得。大。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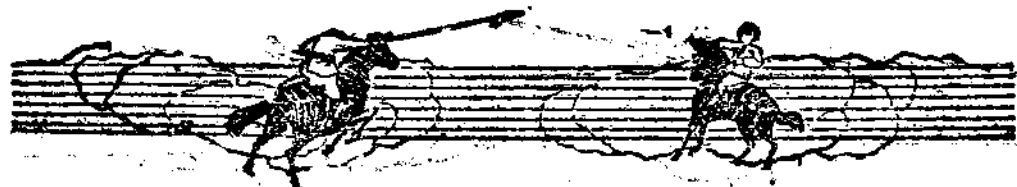
飛到對過君山上。睡了。後人便在祖師那日醉眠的地方。建了一所廟。宇就取名叫做朗吟亭。於今朗吟亭還好好的。在君山上面。我們難得到這裏來也。上去喝幾杯。領略領略這八百里洞庭湖的風景。朱復聽了高興。遂一同走上岳陽樓。這岳陽樓三個字的聲名。真可說是千古名勝。不曾到過這樓上的人。聞了這樓的聲名。必無人不以爲是一座了不得的大樓。其實這樓平常得很。就祇地勢在岳州南門城樓上。比別處高些。在樓上可以憑欄遠眺。八百里壯闊波瀾。盡在眼底。此外便一無可取了。加以中國人的性質。對於古蹟名勝。素來不知道保存。顧惜的。住在岳陽樓底下的人。十九都是窮苦小販。養豬的。養雞的。簡直把樓下當作一個畜牧場。岳州出魚。樓下又開設了幾家魚行。一年四季都是魚腥味。把岳陽樓籠罩了。本地地方的人。輕易不肯上樓遊玩。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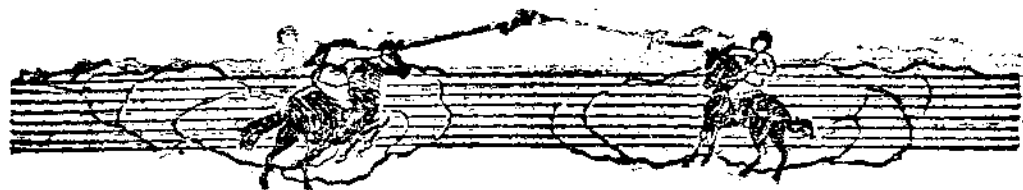
旁。邊。雖。有。兩。家。茶。酒。館。然。因。遊。人。稀。少。生。意。非。常。冷。靜。茶。館。還。有。些。做。買。賣。的。人。在。裏。面。借。着。喝。茶。講。成。交。易。酒。館。是。連。這。類。主。顧。都。不。大。上。門。這。日。智。遠。繲。師。帶。着。朱。復。走。上。岳。陽。樓。先。在。幾。層。樓。上。遊。覽。了。一。會。才。找。酒。館。朱。復。眼。快。已。看。見。一。家。酒。館。的。招。牌。寫。着。春。色。滿。江。樓。酒。館。七。個。大。字。連。忙。指。給。智。遠。看。智。遠。點。頭。笑。道。你。瞧。那。個。掌。櫃。的。坐。在。賬。台。裏。面。打。盹。可。見。得。喝。酒。的。人。少。我。們。倒。不。妨。在。這。裏。多。盤。桓。一。會。二。人。跨。進。酒。館。一。看。幾。十。個。座。頭。果。都。空。着。沒。一。個。喝。酒。的。客。堂。官。起。初。聽。得。樓。梯。聲。響。以。爲。有。好。主。顧。來。了。連。忙。到。樓。口。迎。接。及。見。是。兩。個。遊。方。的。和。尙。就。把。興。頭。打。退。了。半。截。勉。強。陪。着。笑。臉。引。二。人。到。臨。湖。一。個。座。頭。坐。下。智。遠。要。了。些。酒。和。下。酒。菜。二。人。一。面。吃。喝。一。面。看。湖。中。往。來。的。船。隻。剛。喝。了。幾。杯。祇。見。有。三。個。喝。酒。的。客。走。上。樓。來。年。紀。都。在。三。十。



左右走在前面的一個衣服華美舉動大方雖是一個公子模樣却精神奕奕兩眼顧盼有神絕不是尋常富貴公子滿臉私慾之氣渾身惡俗之骨全仗綾羅錦繡裝飾外表的可比走後面的兩個衣服一般的華美年紀一般的壯盛氣概就有珠玉泥砂之別了朱復看了不覺得怎麼仍回頭向湖心眺望智遠就目不轉睛的打量那人那人上樓時這邊走邊和同來的兩人談話一眼看見智遠便不知不覺的停口不說了也不在的拿那一對閃電也似的眼睛注視智遠智遠故作不理會端起酒祇顧喝那人同來的兩人就在智遠旁邊一張桌子坐下祇聽得那人笑向兩人說道我這東道主是不容易做的你們不用客氣想吃些甚麼祇管說出來錯過了今日就休想我再有這們高興了兩人同聲笑答道我兩個祇要少爺領我們到這裏來了就如願已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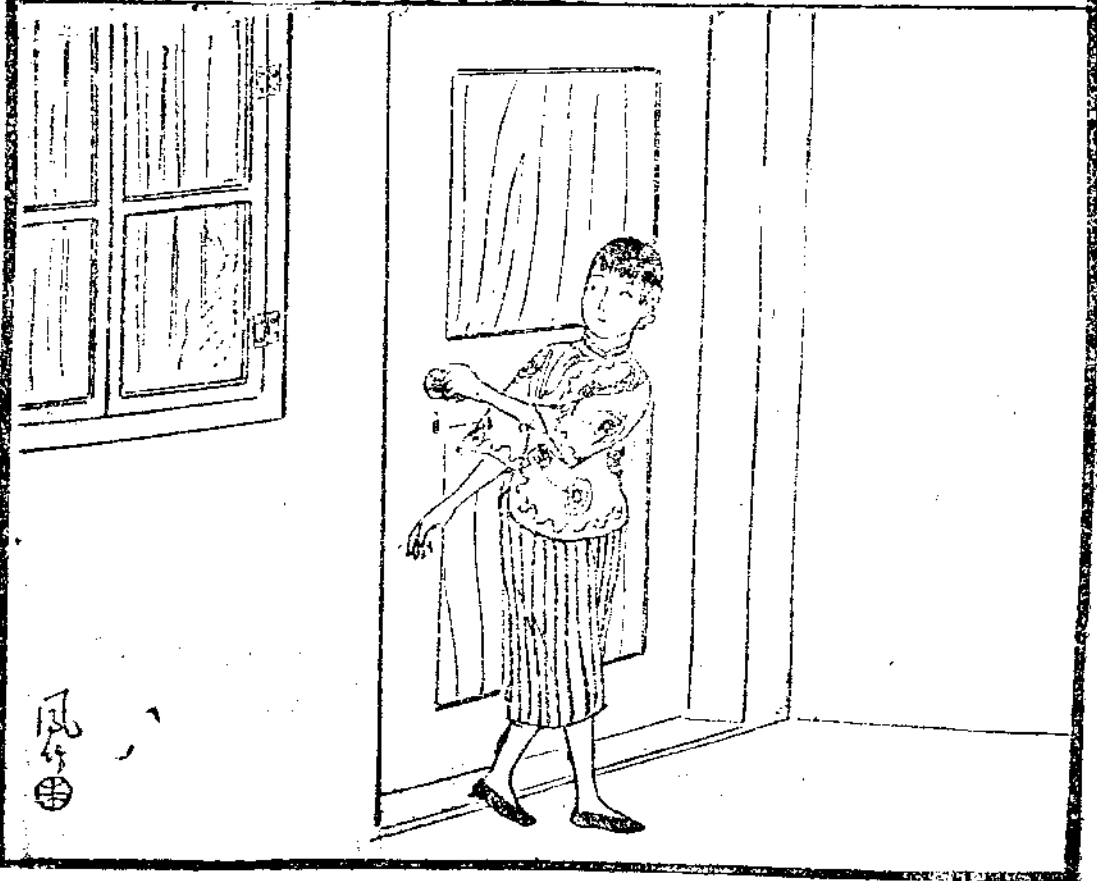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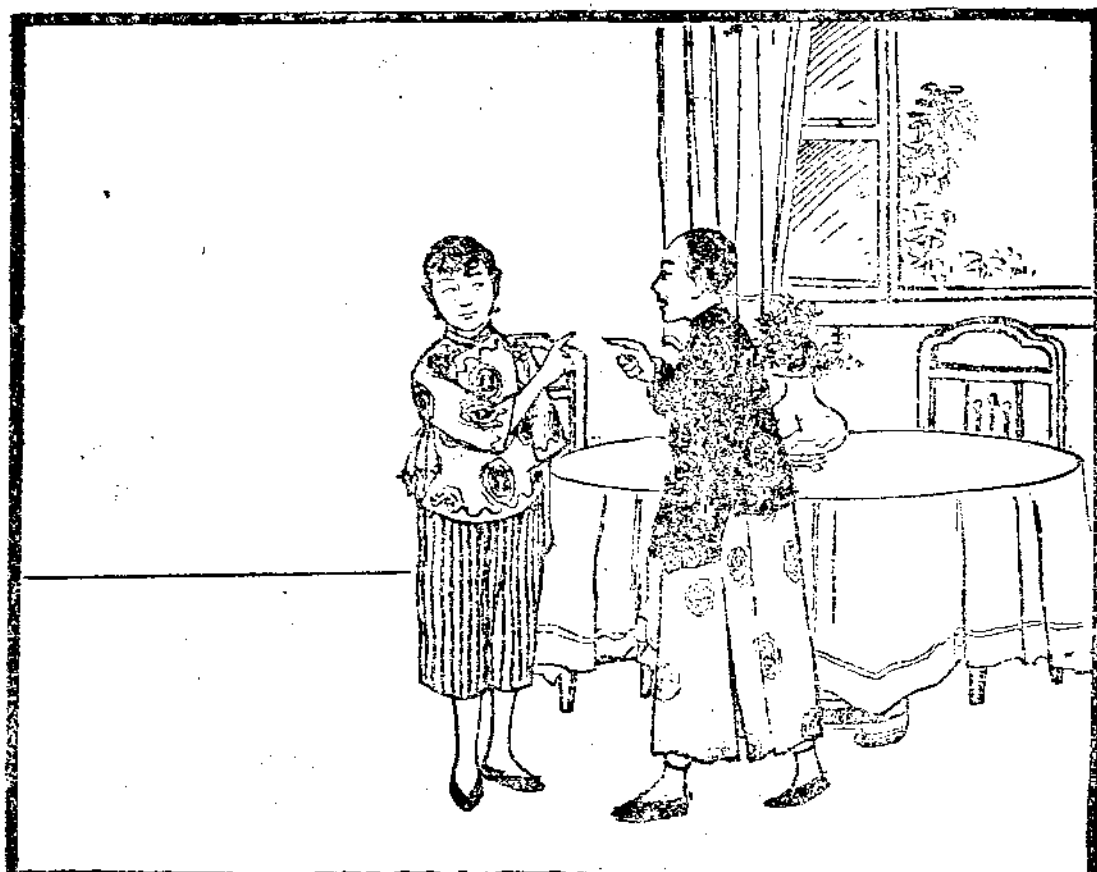
岳州原沒有甚麼可吃的東西。這樣冷淡的酒館。一定更弄不出好菜。那人道。話雖如此。然總不能不吃點兒。終不成帶着你們白跑這們一趟。並且這種酒館。不來則已。來了好歹得吃他一點。才對得起這裏的堂官。那人說着。隨向堂官問有甚麼好菜。堂官滿面堆歡的說了幾樣菜。那人揮手教堂官去揀好的辦來。並要了些酒。智遠在這邊坐着。靜聽那邊桌上的談論。一人忽向那人問道。少爺剛才使的法術。就是費長房的縮地之法麼。那人笑道。你們要我帶到岳陽樓。祇要到了岳陽。就得了。何必問這些。做甚麼。問的人道。假若我們要少爺帶到北京去玩玩。也是這們閉着眼。一刻兒就能到了麼。那人道。這種玩意。可一不可再。我不能帶你們去北京。你們也可以不問問的人。連碰了這兩個釘子。便喝着酒不再問了。這人即接着問道。大家都說。駕木排的人。法



力很大。是不是實在的呢？那人道：「法力大概都有點兒，很大不很大，就不得而知。」這人立起身，指着湖裏說道：「少爺請看那副排有多大，順水流的多快，想必駕這們大排的人，法力比駕尋常小排的總得大些。」兒少爺何不使點兒法力逗着那排客玩玩呢？那少爺也立起身，望了一望，隨坐下搖頭道：「無緣無故的作弄人家，做甚麼？我們喝酒吃菜罷，免得無事討麻煩。」先發問的那人，頓時現出高興的樣子，向那少爺說道：「此刻少爺在這裏，左右閑着沒事，我們求少爺帶到這裏來，本是想尋開心的，就逗着那排客玩玩，又有甚麼要緊？難道少爺的法力還怕鬥不過一個排客嗎？」這人也在旁極力慫恿。那少爺有些活動的意思了，看那排正流到岳陽樓下面，兩人不住的催促，祇見那少爺笑嘻嘻的說道：「也好，你們瞧着罷。」我把那排吊在這樓底下，使他不能行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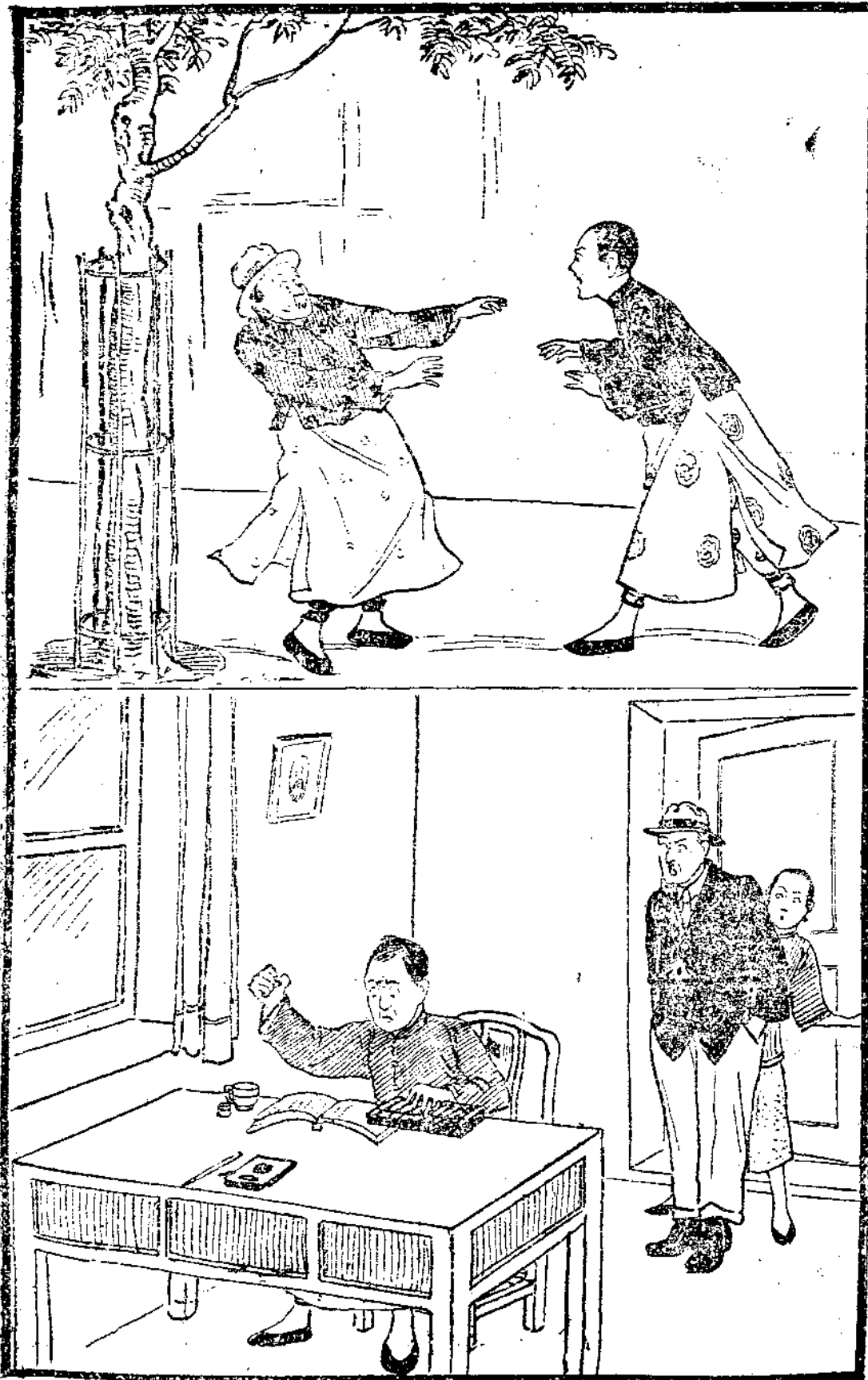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三回

查省三窮途懷蕩女



第七十三回

姚仲渠詐死嚇洋人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七十三回

查省二窮途懷蕩女

姚仲渠詐死嚇洋人

前書說李少奶房中錢堯光睡着。外面查老七又來了。真令他嚇得人中也幾乎吊起來。那時已聽得三小姐在下面接他口的聲音。李少奶爽性關上窗門。躲在房裏不露面。準備聽其自然。看三小姐一個人措置的手段了。然而三小姐心裏也未嘗不急。他一早就教娘姨來催李少奶起身。後來自己也上去過。李少奶起來。他還幫同裝扮。現在色色停當。單只床上這一個寶貨。同一隻死豬似的。鑽在被窩中不肯動。這是拿他沒法想的。叫喚半天。將他喚醒了。一翻身又呼呼睡去。催緊了還怕堯光起疑心。更不肯走。所以心裏雖急。面子上倒又不能不裝得坦

坦然的三小姐氣得不願意看他。所以先跑下來。不意老七果然來了。那時他不得不硬着頭皮。擋這麼一擋咧。開門見了查老七。笑說你好早啊。人家還沒有來呢。老七斂眉說。你們女人脾氣就是這點不好。時候講定了。專門失信。我昨兒還關照你。家。娘。姨。教。你。請。他。早。些。來。的。現。在。我。自。己。已。經。捺。遲。了。好。一。刻。兒。他。還。沒。有。到。可。見。得。女。人。信。用。之。不。準。哩。三小姐佯嗔道。什麼事。你。一。清。早。起。就。拿。人。蘿。蔔。不。當。青。菜。既。然。你。要。來。爲。什。麼。不。早。一。天。來。關。照。我。可。曉。得。別。人。有。親。眷。到。了。住。在。我。這。裏。教。我。怎。能。不。陪。他。們。出。去。看。看。玩。玩。昨。兒。我。們。還。是。看。完。了。夜。戲。回。來。的。等。到。娘。姨。告。訴。我。已。經。半。夜。三。更。了。那。裏。還。來。得。及。去。請。別。人。呢。所。以。還。是。今。兒。早。上。着。娘。姨。去。請。的。教。人。家。裝。扮。也。來。不。及。什。麼。女。人。信。用。不。信。用。你。家。老。太。太。不。是。女。人。嗎。老。七。大。笑。說。了。不。得。你。要。做。我。老。太。太。了。我。就。做。你。兒。子。也。可。以。的。不。過。你。生。的。時。候。我。老。太。爺。已。經。故。世。了。不。知。你。究。竟。同。那。一。個。養。了。我。請。

你對我講一講明白罷。三小姐罵他放屁。裏面來坐罷。於是老七跟三小姐到亭子間內。三小姐先說。今兒正房間我不能夠讓你坐了。因為有我的親眷住在裏面呢。老七聽說親眷。又打算要上去看看。三小姐笑說。你看倒可以看的。不過他乃是個男人。你要看不要看呢。老七聞是男人。慌忙止步。笑道。若是男人。我要看他做什麼。但是偷使這男人是梅蘭芳。我倒也要看他一看咧。三小姐微笑說。梅蘭芳這裏是看不到的。我也沒福氣請得他來。因為上海還有許多大公館裏的太太小姐們。把姓梅的想瘋了。也沒請着他。像我這種無名小卒。再也不敢存此妄想。你要看他。還是另找別個闊朋友去罷。老七大笑道。不好了。你倒彷彿像要下逐客令似的人家。專誠來拜會你。昨兒還跑了蹺空。今天一進來就吃你說話。那也未免太難堪罷。三小姐嗤的一笑說。這是你自己討來受的一面說着。一面過去拿房門帶上了。說你講話聲音這般高。我的親眷是鄉下出來的。回頭被他

到鄉間談論起來。豈不難爲情麼。請你講得低一些罷。老七果然依他之教。只對三小姐張口。連聲音都聽他。不出一點。這是故意同他頑笑的。惹得三小姐笑聲不絕。說我不同你瞎纏了。請你在這裏坐一會兒。大約王家馬上就要來咧。我要上去看看這親眷。不要被他們闖下來看見了你。說罷開房門出去。一到外面。碎的又把房門帶上了。老七本是個老奸巨猾。看見三小姐如此舉動。心裏未嘗不明白。內有蹊蹺。不過他只當是三小姐有男朋友。藏在樓上。別的倒還疑心不着。不多時。娘姨遞茶進來。就伺候在旁邊。不走彷彿監視他。怕他掩出來竊窺似的。老七更一明二白。以爲自己所料的決計。沒有差誤。不由暗笑。三小姐何必如此。藏頭露尾。他有男朋友。與我何干。我同姓王的要好。沒有避他。他自己的朋友。倒反避起我來。豈不有趣。橫豎不干己事。落得慷而慨之。連眼睛都不帶着。門口一帶。只願同那娘姨搭訕。問他那裏人氏。鄉下出來多少年了。丈夫嫁過沒有。私孩子

生了幾胎。問得那娘姨置身無地。幸虧得三小姐自己來了。他也慌忙關上門溜之大吉。三小姐自言自語說。大凡人家有了親眷。最是討厭不過。礙手礙脚。你要在這裏吃飯。他也偏要吃了飯走。這點兒小地方。又不能分兩處開飯的。豈不討厭。老七知旨。說那不要緊。少停王家來了。我可以帶他一同出去吃飯的。不然就餓一會兒也不打緊。我常說我是個討飯胚。轉世賭起錢來。三頓五頓不吃也不覺餓。吃起來十碗八碗也袋得下呢。三小姐笑他說昏話。又道。你昨兒就說過要在這裏吃飯。現在反教你們外間吃。那裏對你得住。老七微笑說。那也沒法。一碗飯不能夠兩個人吃。有了他當然沒我。今番只好委屈一次。讓我下遭後補就是了。三小姐問他說什麼。老七笑着抵賴說。我沒講過什麼呢。這時候忽聞下面叩大門聲響。三小姐慌忙推開房門說。也許王家的來了。果然上來一個非別。正是查老七的意中人。李少奶奶一進房。只對老七一笑。也不攀談。先問三小姐。你家

裏的客人走了沒有。三小姐說。就是這點討厭。他非但不走。聽說還要住兩天回去呢。兩人一問一答。老七聽了。又不覺疑疑惑惑。倒有點兒當他這裏住着親眷。這句話是真的了。因爲王家奶奶剛從外面進來。兩下不曾碰頭。說謊話焉能說得這般巧呢。當下站起身對李少奶說。他這裏有着親戚不甚方便。我想和你一同到外間去吃飯好不好。李少奶眼睛看看三小姐。說。三阿姐你去不去。三小姐說。我家裏有客。怎跑得開。自然你同查先生兩對手去了。李少奶聽三小姐話裏有打發他們出去之意。實在自己也不敢在家吃飯。於是就跟老七兩個人坐汽車同到西歐旅館。以下的事情。有西嶽先講過了。做書的也不必浪費筆墨。現在查老七那裏肯告訴姚仲渠這些話。所以祇含糊對答了幾句。好在仲渠也不窮究。祇將自己約外國人七點鐘來家拿一千五百元保鏢費這件事告訴他。說自己眼前實在分文沒有。這樁事從前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理應大家擔一點

兒責任。不能夠丟在我一個人頭上害我。現在離七點不到三個鐘頭了。到時候沒東西給他。外國人不是好惹的。將來我們都要在場面上站站。這件事你終得替我想一個法子纔好。因為當初發起這樁事也完全爲着幫你的忙起見呢。老七聽了。有甚法想。因爲早半天他身邊還有二百塊錢。此刻可已沒有了。雖然仲渠爲幫他的忙吃了苦。但銅錢是銅錢。朋友是朋友。諒他當初若非自己也有好處在內。恐怕未必肯這般起勁罷。所以現在他失了風。打算推在我一個人的頭上。這句話自己那裏肯承認。甯可少一個朋友。倒不打緊。念頭轉定。冷笑一聲說。我爲着自己。弄不落。故而請朋友幫忙的。既要請到別人幫忙。豈然是贏得起。輸不起了。所以我個人的目的。無非在頭錢上面想沾點兒油水。別的好處。老實說。癩蝦蟆也不想吃什麼天鵝肉呢。後來承你們在股諸君的情。教我加入搭莊。那時候全權都在你們手內。你們教我加入。我怎能夠不受抬舉。拗着不答應呢。况

且本來是你們幫我忙的我抱的就是個無本錢主義不比得你們將本求利因此我當初始終沒講過贏了怎樣的拆賬仲渠接口說這個我答應你照頭錢一般開拆你一個人獨得其半呢老七說這是你現在講的話我當時也沒聽清楚就使有之也是你對我說不是我向你要求的可見得我自知手裏空了蝕不起本故不得不退後一步所以後來你們失敗了我只怨自己命運不好連區區幾個頭錢都招不住萬不敢怨你們發起搭莊的人然而我頭錢既不能到手還要貼肉裏錢出來蝕本這句話也未免說不過去罷講完一陣冷笑仲渠聽他非但不替自己想法子還說出這一篇大道理來鈍他不由氣得啞口無言最難堪的是自己高高興興跑來第一個觸霉頭就吃他空等了一個左右鐘頭好容易見了他的面還受他這些說話豈非無緣無故送上門來討氣這是無論什麼人熬不住的所以他也是一怒興辭老七只冷冷的對他說了句慢請仲渠跑出西歐旅

館心中愈想愈氣。他向來也是氣別人慣的。現在方知受人氣的難堪。一路上愈想愈恨。又愁着時候快到了。外國人上他家裏去時。沒洋錢給他。一定要鬧得不得開交。他雖不能上衙門告我。但和他結了仇。未必沒有別的法子。想出來收拾我自己。將來再要在上海地面上立腳。可就難了。不料幫幫別人的忙。幫得自己置身無地。這也是夢想不到的呢。心中愈想愈覺得懊惱。真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走走路竟和對面來人撞個滿懷。那人被他一撞。幾乎跌倒。幸虧退後幾步。方才立定腳跟。正待開口要罵。忽見撞他的是仲渠。不由回嗔作笑。說我道什麼人敢撞我。原來是你老姚。幸虧我剛從燕子窠裏抽飽了大烟出來。還有點兒腳勁。不然準得被撞過了黃浦江呢。仲渠認得此人是做報館主筆的文默廬。從前因爲馬小卿戲館裏邀角兒的時候。曾請他吃過飯。從此相識了。他就常替小卿方面做劇評登報。捧他們的人材。有時候他也懷着報紙送到小卿總會裏來給

他觀看表功。遇着烟榻無人。他便橫下來抽幾筒。或者替別人裝裝烟。講講時事。新聞別人倒也頗歡喜聽他談談的。祇有一樁脾氣不好。就是什麼人和他相與熟了。他便要開口三十四十塊八塊的借了去。永不想還。所以一班人都有些怕他。仲渠也和他總會裏軋熟的。此刻不料撞到他身上。聽他說從燕子窠裏出來。不由心生一計。當和默廬敷衍幾句。兩下跑開之後。自己又灣到一處所在。買了一小罐東西。回轉家中。告訴他老婆。自己預備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了。他女的聞言。吃一大驚。說這樁事你如何使得。這不是兒戲之事。我勸你別輕舉妄動罷。仲渠道。若不如此。外國人來時作何了局。惟有依我的法兒行事。方能夠不了而了呢。他女的終不贊成。仲渠却獨斷獨行。一個人自作準備。這樣到七點鐘敲過。果然聽得敲門聲響。仲渠料是外國人來了。教他老婆出去開門。他女的怕難爲情。欲喚娘姨代開。仲渠頓足說。你當真要誤我的大事嗎。他女的無奈。只得自

已出來開門了。那外國人見仲渠女的親自開門。他倒頗有規矩。除除帽子。對他微微一笑。說姚先生在家裏嗎。原來他講得很好。一口上海白呢。但是仲渠女的終不敢回他的話。只朝他點了點頭。外國人進來。仲渠搭足架子。坐在桌子旁邊。面前一把算盤。一本賬簿。一杯茶。一隻能裝二錢鴉片烟的洋鐵小匣。蓋着蓋子。外國人走到身傍。他還裝做沒有看見似的。只顧打算盤。看賬。猛然一拍桌子。把算盤。賬簿。茶杯。洋鐵匣。都激得跳起來。連那外國人。冷不防也嚇了一跳。又聽得仲渠大聲說。不得了。我這條命。一定是活不成了。罷罷。還不如馬上死了的。乾淨省得對許多朋友。不住說着。就拿起那隻洋鐵匣。揭開蓋頭。將匣子裏的鴉片烟。一滴一滴。都滴在茶杯內。還把手指頭。淘了一淘。端起茶杯。就向口中倒下。外國人初見他。一舉一動。不知他做什麼把戲。所以只站在旁邊。呆呆觀看。後來見仲渠拿鴉片烟。朝嘴裏倒了。方知他要尋死。不由大吃一驚。算他手來得快。慌忙。

伸過來搶時。伸渠的鴉片烟茶已有大半杯。喝進肚子裏去了。外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面將他手中奪下來的半杯剩茶傾在地下。一面顫聲問他姚先生你爲何要尋此短見。伸渠口中帶着哼聲朝外國人望了一望。說原來是密斯脫惡克司。你什麼時候來的。何必還要救我。不如讓我早些兒死了的好呢。惡克司噴說好端端的人爲什麼歡喜死起來。我們外國人自殺是有罪的。伸渠哼道。那怕我死了之後。辦我一個永遠監禁。也不妨事。現在我簡直是不能夠活。咧因爲我的夥計拿我自己一生積蓄和朋友們存款。統共有二萬多塊錢。如數被他捲跑了。我自己一個人傾家蕩產。還猶可。那裏對得住許多朋友。所以我現在只有死咧。說罷。又直着嗓子嚷爲什麼此刻還不死呢。我嘴裏要苦殺了。惡克司正拿他沒法想。外面伸渠的老婆關門進來。看見他丈夫如此模樣。又天呀地呀的大哭不休。惡克司對付一個伸渠。尙且弄不落。怎禁得再加上他女的急得惡克

司走頭無路。他雖然一片熱心。到這裏來。拿一千五百塊洋錢的。但是到此時候。仲渠正爲着傾家蕩產。想自殺。當然是沒有錢的了。自己再要向他討。豈非更逼他死得快些兒。况且就使討也一定討不出來。還不如免開這一張口罷。他心中轉了這個念頭。就急於要走。深恐萬一仲渠救不醒自己。還要犯人命。官司別人也許疑心。我逼殺了他。這場禍闖起來。倒不小咧。因此急對仲渠女的說。姚太太。你丈夫吃了半茶盅鴉片烟。是我親眼見的。你趕緊替他請醫生。或者送他到醫院中。還來得及救。我現在還有別的事。不能夠幫你們忙。我要走了。說罷。也不對仲渠講什麼。拿起帽子。朝外就走。連門都沒別人幫他開。是他自己開了出去的。外國人雖走。仲渠女的還一肚皮心事。緊皺着眉頭。對仲渠說。現在你債是賴脫了。但你吃了這半盅鴉片烟。茶不吐出來。如何是好。可要我替你弄肥皂水吃麼。仲渠笑說。你以爲我當真吃生鴉片烟嗎。天下也沒這種笨人。乃是我在藥舖裏。

所。買。你。們。女。人。吃。慣。的。益。母。膏。呢。他。女。的。聽。說。也。忍。不。住。笑。了。說。你。這。心。思。也。想。得。太。促。狹。咧。連。外。國。人。都。上。你。的。當。幾。乎。拿。我。也。嚇。壞。了。仲。渠。說。不。是。我。今。天。怪。你。你。這。種。人。要。掉。鎗。花。還。差。得。遠。呢。適。間。進。來。沒。問。清。情。由。先。哭。分。明。預。先。知。道。我。要。吃。鴉。片。烟。似。的。幸。虧。得。惡。克。司。粗。心。不。然。豈。不。要。被。他。看。出。馬。脚。來。麼。他。女。的。嘴。一。蹶。說。誰。能。夠。像。你。一。輩。子。靠。着。掉。槍。花。吃。飯。的。呢。不。表。他。夫。婦。講。話。且。說。惡。克。司。走。出。仲。渠。家。門。口。何。異。撇。開。風。月。地。跳。出。是。非。場。心。裏。頭。覺。得。異。常。輕。鬆。但。是。他。自。己。身。上。也。有。很。重。大。的。擔。負。預。備。靠。這。一。千。五。百。元。開。支。的。此。刻。落。了。空。却。也。沒。法。可。施。原。來。這。惡。克。司。是。個。外。國。浪。人。國。籍。無。從。查。考。自。稱。從。前。當。過。偵。探。歐。戰。時。候。回。國。從。戎。混。了。不。多。時。又。跑。到。中。國。來。替。彭。中。堂。的。兒。子。保。鏢。這。倒。不。是。虛。話。因。爲。彭。中。堂。的。兒。子。也。是。個。花。花。草。草。人。物。外。面。冤。家。結。得。很。多。恐。怕。有。人。敲。他。竹。槓。聽。惡。克。司。滿。口。上。海。話。說。得。什。麼。人。都。不。是。他。對。手。彭。公。子。雖。

不能盡信他的言語。但想他究竟是一個外國人。出幾百塊錢用了他。於自身不過多一點兒開支。拿他出去裝裝樣。倒也可以嚇得退一班小流氓呢。於是惡克司就做了彭公子的保鏢。不過保鏢二字乃是句好看話。其實就是個跟轡頭而已。但汽車倒惹他天天坐。堂子裏也由他直出直進。不但如此。娘姨大姐的油。也被他揩一個足裏足呢。幾個月前頭。彭公子到北京去了。惡克司吃用慣的。一旦失此靠山。未免大感不便。而且花花柳柳燕燕鶯鶯伴慣了。一時要他受寂寞淒涼的况味。他也耐不住。於是乎他自己結識了一個要好女朋友。就是B.B。兩下在跳舞會裏相識的。惡克司仗着和彭公子一起的餘光。大菜間。汽車行。旅館。各處都有熟人。拖得動賬。天天陪B.B坐汽車吃大菜開棧房。鬧得個不亦樂乎。欠了賬預備等彭公子回來了償還的。後來姚仲渠尋他賭場保鏢。這是送上口的食。半個月一千五百元。他想把來了夙欠。還新賬。和替B.B買幾件首飾。都打算

靠此牌頭。這番失敗。也是他意料不到的事。心中非常懊惱。倒想不着上了仲渠的老當。反以沒被他們咬着一口爲幸呢。今天他本同B B在一品旅館開着房間。所以也不灣別的去處。逕回一品旅館。問侍者知道B B還不會來過。命他先開了房門進去。脫下大帽子。一個人靠在軟椅上轉念頭。陡聞外間人聲喧嚷。說的是外國口音。惡克司吃了一驚。慌忙擡鈴喚侍者進來。問他那裏來的外國人。侍者笑說。不是外國人。是幾個南洋華僑。到這裏來開工廠的。新來未久。講不來中國話。連中國朋友做繙譯都沒有。我們講的又都是洋涇浜外國話。所以和他們動不動就纏個不清楚了。惡克司聞言。忽然心生一計。不知生的何計。且待下回分解。

請觀在山東有小兒得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山東任用縣知事敖宗藩君來書云予之孫乳名百祿年方四歲於民國十一年冬月偶患食火瘋症

抱孫之慶



之比擬得有如此靈效神速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其形狀目上睜手下垂口不能言大聲叫數句纔喚醒過來未幾何時舊恙復發小孩最怕吃藥強迫灌之愈惹起驚風之象即購服嬰孩自己藥片其性甜而易服每隔兩句鐘服三四片不過服到十八片即行全愈真嬰兒神藥也特為聲敘藉以鳴謝並願傳聞天下以救舉世之嬰兒云爾嬰孩自己藥片為父母者一經試用之後決不遺忘定必購備一瓶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因對於嬰兒及小孩尋常各症舍此別無他藥可能與

烏 雞 白 鳳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種德國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於給一等獎章



獎章一等煉金光旗幟高標大藥房種德自然收善果漫云爭利
在商場 江頭人題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〇六號

症難均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
(價目) 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五角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久咳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藥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見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玉樹神油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瘡毒無名腫毒大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
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
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世界書局謹啓